



貴州道監察御史松厓郭公弼墓表

羅洪先

嘉靖初今上厲精圖治日親覽斷羣臣自揀過不暇  
罔敢忤旨壬辰彗見有詔求言言者日數起多汎不  
切安福松厓郭公弼爲貴州道監察御史極論營造  
採珠爲害力請停勒中外方甚危之會上令所司議  
行罷諸司人人惕公遂激怒將嬰重禍左右乞貸不  
聽有被杖死者久之怒解猶削籍去公自是名滿朝  
野然是後莫敢有言採造者矣公長身踈髯雅重簡  
朴望之若甚儒緩而中不可奪始入院受知都御史

李公承勛會天下諸臣入覲俾考黜陟實越常敘至  
監內庫按貴州劾弊發奸戢戎平亂京師嘗起大獄  
或逮貴戚黨援強衆據法行遣一不他徇其清稅與  
邊務諸疏慮遠辭直素持風裁不獨能言採造然李  
之知公則自江陵始也公初以進士知江陵處衝疲  
節浮省煩周防豫禁民尚弗順慨然曰是猶恃法吾  
之誠固未盡乎乃益盡心於民思委曲導化之不敢  
施一切以必其速就已而梗令怙惡如下五庄諸姓  
及陳銳父子去暴卽良政益明信於是捕盜盜平發  
粟賑饑異境來歸惠及襄鄧藩封素恣橫至是厘市  
夫庸州蕩稅科無敢逸法嘗行水火不敗堤行火祝  
天火不及鄰咸歌異感課民藝植鄉督以長桑棗徧  
野歲不病乏四年內召遮留不得共立生祠沙市中  
江陵嘉魚接境李爲名臣其知公任之蓋有以也旣  
解職歸絕跡有司不復與外事舊從王陽明先生遊  
聞良知之說旣以自淑淑人且試之政比移居邑城  
數數與祭酒東廓鄒公輩往來青原復古相資切劘  
而以禮教家以儉約下以義倡族人而割之田若饑  
渴在已不但已雖當道薦剡屢入甘以廢棄自安殊  
無改也始公將舉鄉試同舍生王國卿染痢頗劇人

故多避公犯蒸穢朝夕摩撫既不抹復傾囊紀其喪而入試夜拾友人伍箕遺卷橋下亟訪歸之是年遂與同舉夫歸卷出倉卒人或能之若處王生利害至切人情所甚難者是時未聞良知之說其所立已如此豈非資之近道者乎公家居二十四年而卒卒之年爲丙辰壽七十有六旣卒安福以鄉賢祀江陵復舉名宦而沙市之祠報祀益虔

監察御史贈太常少卿曾公翀傳

曾御史翀字習之泰和人自祖父時家鳳陽霍丘縣嘉靖中登進士授南刑部主事又三年改河南道監察御史竟以劾冢宰汪鋹死杖下其初入刑曹也有寃獄連百人囚繫四年莫爲辯者公訊得其情止六人擬遣餘皆獲釋疏上竟如擬爲御史出綜醜政清理運河有功賜金帛時大臣專柄言路扼塞公疏罷尙書劉龍聶賢侍郎陳璋甘爲霖大卿王綖洗光都御史趙載由是直聲震朝廷已而大宰汪鋹不職給事中海陽薛宗鎧首言之鋹上疏肆辯繼臺諫交章

論劾鉉辯益力公方臥病邸中憤然具疏其略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臣觀鉉詆辯一疏有人臣所不敢言不當言鉉掩主上之美附宰執之權庇七人之奸塞言官之路乃敢肆言至此欺罔專權無人臣禮乞早正其罪以保治安疏上竟褫鉉職而下公并宗鎧錦衣獄獄中自敘生平大槩多忠孝語略微纖芥怨悔之意獄成與宗鎧同杖於午門中使奔呼播踊公神色不渝第曰臣言得行臣罪當誅杖已越日而斃公神采英毅好善若渴嫉惡如讐嘗曰丈夫磊落顛卬安能脂韋俗流作沮飽計耶父兄早世嫁諸妹成諸姪先產悉推與之周族貧乏不植私藏國有大事寢食弗寧蓋天性然也隆慶元年贈太常少卿遣官致祭蔭其子綬

監察御史見吾陳公讓傳

張元忭

自考亭朱子倡道於閩中一時及門高弟砥行植節者滿郡邑故閩中之學在有宋孝寧之世爲最盛迨明興以來朱子之書布四方家傳而人誦之然特習其說以獵取科第影響剽竊而朱子之宗旨轉晦夫自蔡虛齋陳紫峯兩先生相繼出乃始一洗俗儒之陋習獨採朱子之精微而閩中之學在皇明正嘉之間又最盛見吾公蓋紫峯之從弟自少卽稟學焉盡得其衣鉢之傳而統承於虛齋者也然當兩先生時王陽明子方講致良知之學獨異於朱子世之爲兩

監察御史見吾陳公讓傳

張元忭

自考亭朱子倡道於閩中一時及門高弟砥行植節者滿郡邑故閩中之學在有宋孝寧之世爲最盛迨明興以來朱子之書布四方家傳而人誦之然特習其說以獵取科第影嚮剽竊而朱子之宗旨轉晦夫自蔡虛齋陳紫峯兩先生相繼出乃始一洗俗儒之陋習獨採朱子之精微而閩中之學在皇明正嘉之間又最盛見吾公蓋紫峯之從弟自少卽稟學焉盡得其衣鉢之傳而統承於虛齋者也然當兩先生時王陽明子方講致良知之學獨異於朱子世之爲兩

先生之學者泥於舊聞相率而排之公既尊信兩先生而亦無疑於陽明之說嘗與人論學有云陽明先生懼人謂格物只是窮理窮理只是讀書故以格物爲主于行懼人以致知爲致聞見之知故加一良字於知之上非良知不足以言知非格物不足以言致良知又云陽明之學入頭處在格物要妙處在慎獨獨者獨知也獨只是良知慎獨卽是致良知此學初無足異不知世人緣何而異之又云宋儒之學萬分之中不無一失陽明發明其所未至將以爲宋儒之忠臣益友而非欲拾彼之短以形己之長也今講陽

明之學者輒掇拾宋儒之短以爲口實語養德之學則爲薄德語講學之事則無益於學而徒使陽明得罪於先儒可爲深戒由是推之公於朱王二子之學蓋皆超然自得而非徒依傍口耳私開戶牖者使論學者人人如公則二子之說不惟不相悖而實相濟矣尙何辨論之紛紛哉公姓陳名讓字原禮少穎異不羣爲文奇崛遒勁不爲蹈襲語嘉靖辛卯舉閩省第一尋登進士授紹興府推聽獄稱平暇則進諸生校藝講學士彬彬興起天真祠之置圭田三江關之捍海患公區畫贊襄之力爲多徵拜監察御史遇事



敢言無所諱避 肅皇帝既嗣大統迎 興獻太后  
入 仁壽張太后仍以藩妃禮遇之兩宮以是有郤  
巨俠劉東山者睥睨兩宮間將以奇論取富貴乃令  
其黨構誣張鶴齡兄弟有逆謀左道呪詛詞連宮禁  
逮繫無辜數十百人都城騷動諸司不敢出一語公  
方視事東城遂捕東山下獄究其罪東山度不可脫  
益令其黨告變且誣公爲張氏羽翼併下公獄公從  
獄中上疏謂 陛下有帝堯九族既睦之德而東山  
乃敢對 陛下倡言漢武巫蠱之禍 陛下有帝舜  
克諧底豫之孝而東山乃敢對陛下公言慕秦遷母

之事宜亟正典刑以安宗社上覽疏意稍解會西曹  
鞠東山所奏悉無驗併其黨坐欺謾伏誅公得還職  
京師宴如當是時徵公仁壽宮危人心搖矣已而  
興獻太后登遐廷議遷興獻帝合葬天壽公以藩王  
不宜入祔 皇陵乃借堪輿家爲言顯陵氣脉不可  
洩又重於勞民請以袞帔交葬便 上初覽奏怒甚  
投疏於地少頃復取視曰此言亦是於是遂定不遷  
之議而執政從旁擠公竟賜罷然公身雖退而言則  
已行矣公在臺中二年疏屢上皆侃侃大計獨此二  
事尤人所不敢爲不敢言者咸謂公有社稷之功焉

既退休里中日夕靜坐讀書孜孜學問口不談當世  
事惟地方利病所關輒不惜齒頰疊疊爲上官陳說  
爲人剛方廉介見者竦憚然與之久處談論慷慨真  
意溢出人益信慕之 上自承天還猶問公姓名臺  
使者至閩輒以公薦於朝而執政終忌之置不用家  
居十五年而卒隆慶改元錄先朝諫者贈公光祿少  
卿所著有見吾文集二十卷邵武府志若干卷行于  
世夫公始終出處大致如此世之知公者徒謂公爲  
廉吏爲直臣爲博雅之儒爲剛介之士而不知公之  
學其所見者定其所造者深其所養者粹蓋真有以  
紹紫峯之家傳振閩中之末響凡其平生所表見凜  
然偉然者皆其學之緒餘而非襲取于外也公歿未  
幾子孫無以具饘粥子往嘗見其子於潯陽袒裼不  
完予甚憐之頃者走三千里外來謁予請爲公傳且  
曰吾父之事行誌若狀旣備矣惟學術所統承未有  
發其微者是以竊有請也嗚呼某之志若此亦可謂  
知所重矣故予傳公特詳其學之所自以附於誌狀  
之後

四川道御史侯公度傳

實錄

侯度字憲甫東阿人舉嘉靖壬辰進士出爲淮安府推官江都富室殺人倚憑權貴久不成獄侯度廉得其實竟置諸法泗州民有被誣爲盜者數人吏知其寃皆以避嫌不肯爲解度得其枉狀立論出之選四川道監察御史出按山西前御史王汝楫劾按察使曹嘉嘉憑內援亦奏御史下吏治後御史畏嘉悍戾皆不敢竟度至師叔爰書訊之立劾罷嘉起汝楫士論快之報命還掌本道遇事勇敢不畏疆禦長安富民蔣氏藍氏以貲雄都邑倚中貴人爲援自占工部

虞省金 卷之二十一  
儻人所乾沒縣官金錢動至億萬御史臺忌其請托八年不問至度乃正其罪謫戍邊廷中諸公皆爲言竟弗止都人凜凜憚之復出按河南坐湖廣貢使遇盜於境逮下吏治杖之闕下行至良鄉創甚卒年四十有四度爲吏廉死無以殮諸御史擢金葬之

鄭御史芸傳

黃謙

鄭芸字士馨初城東人唐太府卿露之後五世祖有初徙大坂芸登嘉靖乙未進士拜松陽縣精敏有聲部使者疏其才移上虞首浚沙河通商船甦置傳復上妃白馬夏蓋三湖卽以湖歲入魚蝦錢倡築上虞城後十五年倭夷寇浙東獨上虞以有城免鋒鏑民追慕祀之由上虞察廉遷監察御史疏議漕務請定大官品物及奉常牲直繼持節居庸疏脩外堡防間道并上三邊圖序得俞旨當是時分宜相嚴嵩及子世蕃初結寵近侍芸語御史陳策伊敏生曰此亂之

孽不早鋤之蔓難圖也乃竝疏嵩怙寵不道 上怒  
奪三人一秩示薄譴而分宜相從此已忡忡甘心此  
三人矣御史葉經者先亦攻嵩會經按山東監秋試  
上貢貢士籍嵩摘其文字誣爲訕謗坐經死遂以芸  
代經芸慷慨攬轡至則激揚風采諸所禍適聽之是  
時嵩父子固慘礪然尚畏朝廷且偵芸居東無卻卽  
欲急投種未有地也芸得代有銜命南粵取道省覲  
卒于家歿之日囊無餘金衾襚不給御史趙應祥捐  
廩贖之且屬郡視其後

御史葉經傳

楊爵

葉叔明名經字叔明號東園浙江上虞縣人登嘉靖  
壬辰進士授直隸常州府推官擢監察御史按北關  
一年以能持憲體得回道管事癸卯年夏奉命巡按  
山東是年鄉試叔明爲監臨官發策以邊寇侵侮禦  
應失當中國疲敝事當安集以試士其策詞略曰御  
虜之道不可倖彼之不來而在嚴吾守備之足恃今  
茲醜虜厭飽而去非有挫折安知懲創正宜謹復隍  
之虞圖苞桑之固庶幾有備無患可爲長久之策苟  
偷一時之安而不先爲不可勝之計萬一黠虜復來

因我無備以大肆其猖獗之勢則將來之患可爲寒  
心其言財竭民困之故則曰成賦中邦舳艫飛輓有  
兌運之輸歲辦軍需用供武庫有常征之賦羽檄遐  
馳中原騷動有築堡之役行伍不實額外旁搜有壯  
丁之選隣封策應老師匱財有臨洛之行採木羣方  
轉搬直達有河上之運王事期程急於星火郡縣追  
呼雞犬亦爲之驚矣又欲停土木之功緩催科之政  
慎爵賞之施祛冗濫之弊爲今日救恤之計故事凡  
試錄所載文字謂之程文或筆削中式舉人所爲者  
亦多主事者自爲之或言山東試錄皆叔明手自更  
定亦未知是否錄上以策問內含譏訕下禮部議其  
罪而又摘其錄中議論所及如言繼體之君德非至  
盛作聰明以亂舊章好自用而不能任人等語皆指  
爲謗毀貼註以聞械繫下獄擬叔明大肆譏謗無忠  
敬心詔於午門外笞八十發原籍爲民卒於道其提  
調監試考試官十有三人以不能校正皆下獄初山  
東試錄將獻考試官有言錄中文字論及時事者稍  
宜刪改否則禍出不測叔明不聽卒以此得罪歿先  
是辛丑年春爵以監察御史上封事詔下錦衣獄以  
負罪深重一時同處者多戒心惟叔明屢有通問爵

不以得其通問爲可幸而以叔明敢於通問爲人所難也至是叔明以山東事來獄中相見甚歡是時泰和劉子煥吾工部員外郎也太平周子順之吏科給事中也皆叔明舊交而先叔明以言下獄邂逅間敘平生以勞苦之狀而各禁不言得罪事又先以事逮獄者章生勺與叔明同里居爵使以間處問叔明以山東事叔明言職在監臨宜自當其辜又問胷中如何若不知有所謂恐懼者俄有命下叔明罪當笞爵與三子者相謂曰葉子心志定笞雖多不死嗚呼今乃死矣使叔明聽其考試官所言於文字議論間稍

爲遷就豈其得罪之深而至於死乎然叔明不憚殺身之慘禍而憚爲諛言以欺君上則叔明平生之所尚亦可以槩見矣人孰不死同一死也而有輕於鴻毛者有重於丘山者人言叔明非以異事死而以修辭立誠直吐所見不自顧忌而至於死也嗚呼其所係亦甚重矣世之儉夫壬人習爲乾沒媚悅之計於利害所關則搖首閉目禁於出一言以相正甚至迂曲隱避壽張爲幻以上欺君父下欺此心者往往而然視叔明所爲則何如然則叔明雖死猶不死也時年三十有九歲

監察御史王公瑛傳

歐大任

毘陵在江南衣冠最盛公卿以至郎吏數十百家蓋  
蟬聯不絕也豈地氣固然哉彼其碩德弘藻每致迥  
顯以余所聞王御史其一也御史諱瑛字汝玉先世  
居石沙而遷無錫因稱石沙山人初授書于邊進士  
伯山伯山讓其華采且謂其幼有成人之度辭不能  
師南畿諸郡邑皆聞無錫王生又往往傳無錫王生  
文正德乙亥出應臺試督學使者張仲齊選爲邑學  
弟子員爲文厭經生顏藹力振迅踔厲嘉靖壬午鄉  
試應天中式三赴禮闈不遇歸則結廬山中潛心大



業探討與眇究明指歸約其閎博以造于深厚爾雅  
詞卽高峻亦不戾于格一時與唐應德薛仲常先後  
起毘陵矣壬辰會試程太史舜敷得其卷異之取置  
前列仍梓其文爲式旣成進士則試吏部政大家宰  
而下咸重其才授太常博士當是時 世宗皇帝方  
興禮樂隆郊社百神諸祀日贊秩宗斟酌舊典尋召  
人臺貴溪夏少師以議禮合 人主意業已得御史  
于奉常日謂封駁察舉才無右御史者每延譽不已  
而御史粥粥守官如故也會議南狩御史與同官疏  
留已而議竟寢御史則奉勅理冀北山東河南馬政  
摘抉姦蠹條畫便宜牧事修舉爲直指使者最暇則  
謁孔林觀鄒嶧走大陸泛黃河岱宗崧高無不游詠  
庚子出按八閩懲官邪重民命獎恬退禁汰侈崇教  
化旌孝烈清寺田以補虛糧復驛傳以蘇疲邑諸所  
舉措炳在憲牘海邦頌焉歲當大比綜覈嚴密校閱  
精允閩士被其甄錄與解額所遺者人人自以爲恩  
明而且公也已御史戟髯虎目顧步有威而中實無  
伎刻簡曠激昂緩急必赴不以空乏爲解而實不能  
阿附權人閩中多碧水丹山靈區異境如鵬海鯉湖  
武夷雲谷使節所經必褰帷以廣瞻視于是譏謗叢

生及瓜而補外之命已下御史謝病南還恣遊寶界  
九龍琛山慧麓及義興三洞句曲三茅旬月忘返又  
與鄉士大夫修復碧山吟社家有園林日召故人密  
親琴阮奕博芳辰令節則廣筵合樂華燭飛觴每極  
賓讌之娛衣冠家有沈隱侯白少傅之風如御史者  
能幾哉而事繼母則孝養備撫猶子則慈愛周內行  
純謹殆庶幾汜毓臧熹焉豈但以宦業詩名著江南  
而已哉御史所著有溪上集子同穀爲鴻臚寺主簿  
與余善 論曰學希古士行志御史貴顯矣然遇合  
難也見幾明決不俟終日君子也其自行志能與規規  
謏謏者道哉余又聞嘉靖間錫山有華雲華察王問  
三先生與御史咸蚤退而學各傳嗟夫嗟夫澤豹淵  
虬意並遠矣

監察御史贈光祿寺少卿斛山楊先生爵傳

吳時來

斛山楊先生諱爵字伯修陝之富平人家故貧母誕先生於媯家媯隣以火起羣赴之則懸弧室也長美姿容身滿七尺年二十始發篋讀書無燈嘗以薪代夙夜攻苦有時之隴上耕卽挾書而讀意欣欣也兄靖少叅邑掾與前段令相惡爲直指使所捕先生徒步百里外申厥寃遂并被逮獄中上書辭意激烈後尹見之曰奇士也胡累至是耶立出之給油薪費督之學年二十八闡朝邑韓先生講性理學躬輦米往

拜其門韓先生睇其詞氣行行壯也欲卻之父蓮峰  
老人謂曰意若非凡人數日叩其學詫曰幾失之旣  
省語言踐履錚錚多古人節嘆曰畏友也督學使唐  
公校藝首拔之嘉靖戊子秋應試長安就食館中客  
有遺金者先生守之客至持館人急先生詰其實還  
之金客謝弗取請至其家舍焉以書經舉第三名已  
丑登第授行人司行人奉使之肅府儀府吉府贄贈  
俱讓不受 世宗肅皇帝議禮多制作薦紳譴斥者  
衆先生上疏臣奉使湖廣地方目睹百姓多菜色挈  
筐操刀割葷肉鬻啖道傍假令周公禮文盡行抑何  
補於老羸饑饉之艱上之司舍待罪得旨下民部發  
賑全活以萬計壬辰秋授山東道監察御史見枋臣  
弄威福草奏將劾之爲鄉人親昵以有垂白母在于  
是浩然請告歸居母喪一遵家禮廬墓三年冬月竹  
筍生兔馴繞人咸以爲純孝所感云服闋堅以不起  
行部使者交章薦之庚子秋詔起其家幡然戒行曰  
曩以母故不得舒吾志此一時也何爲區區策駑駘  
爲復補河南道監察御史辛丑春二月初四日上封  
事娓娓數千言大約天下大事內而腹心外而百骸  
皆受病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一則輔政者諛

郭翊國醜爲巨蠹二則凍餒民閔不憂恤而爲方士  
修雷壇三則大小臣工弗覩朝儀宜慰其望四則名  
器濫及道流出入禁內五則挫折諫臣辭具載疏中  
上震怒命錦衣使逮北鎮撫司推究考掠備至先生  
一無訕被劓梏鎖中尻肉綻若懸珠手割之血淋漓  
下氣息奄奄眩惑不自省守者以爲死矣被覆之半  
夜汗如雨復甦東廠日更伺言動以上有蘇校尉宣  
來心惻楚狀拾重瓦間合處尋被笞褫辦事役矣時  
有張子者同室職納橐餽得緩死部郎周天佐侍御  
浦鉉以申救筆死獄中守益嚴踰年工部郎劉魁再  
踰年吏科給事中周怡咸以抗疏下獄驢馬降心相  
與切劘脩詣繹四子諸經百家研精于易著周易辨  
錄及中庸解若干卷詩文賡歌如是者五年乙巳秋  
八月十四日 上虔修萬靈明庭之儀祝釐得仙箕  
釋此三人者遂與周劉由潞水逾臨清別而歸 上  
雖放此三人者其時熊太宰以諫仙箕忤旨終未釋  
然後詔逮之抵家甫十日也十月二十四日下詔獄  
與三人俱繫復三年丁未冬十一月五日先生籌易  
與周劉飲謂曰今須盡此杯明日出矣是夕 大高  
玄殿火四發不可嚮邇火圍中恍聞呼三人名氏者

虞待金 卷之六十五  
次日釋歸爲民先生兩繫詔獄寒暑八易其初苦楚  
若不耐久之而鼎鑊湯火飴如食飲抵家以教授生  
徒爲事解凍而耕暴背而耨與農人同甘苦雖乏儋  
石之儲而蕭然無憂蓋園扉中研心學問磨礱精光  
開拓胷次真有渺人寰空宇宙者而世上儻來富貴  
曾足以芥蒂其目睫乎已酉冬十月九日猝大鳥集  
居處先生不樂曰漢楊伯起之鳥至矣兆在我乎十  
四日午時而歿年五十有七隆慶元年 穆宗莊皇  
帝肇極復其官追贈光祿寺少卿廕其孫恒官左監  
丞

處困記

楊爵自撰

嘉靖二十年二月初四日余以河南道監察御史上  
封事有罪次日下錦衣衛鎮撫司十三日夜蒙笞十  
七日夜復蒙訊鞫血肉淋漓喘息奄奄而所以困苦  
之者則又日夜戒嚴未少疎焉斯時也余自謂死在  
旦暮且以得速死卽爲幸矣旣數月刑瘡之潰裂者  
雖少完復然殘毀之餘形狀變變動輒顛躓亦未敢  
以萬一獲生之意自望也忽一人謂余曰子之險難  
其將免矣有一賢者焉以救子爲事疏之上已數日  
矣余問爲誰其人不以姓名告但曰俟一二日當自

知之已而戶部廣東司主事周公天佐下獄中余未始一識周也時獄戒甚嚴又未獲一相面語惟聞衆驚愕囂囂語及疾趨往來躑躅聲周咎之既重其困苦之者視余則又甚焉余慮其弗能堪也呼一人卽膝上手畫困卦二字使以潛慰之乃示以困亨貞大人吉无咎之義也聞周首之且微有笑容次日余詢公之起居於同逮麻知州時公已逝矣麻不欲以驚悸告但給之曰必無事今日飲食稍能進矣其卒爲五月初八日未時也數日驗出其屍天震雷屍旣出雷已予哭之以詩有天上烈星墜人間草木愁滿腔都是淚只向暗中流之句周以忠義英烈自振奮下獄未三日卽歿人情慘阻聚語洶洶皆爲余濯炎氣蟲蟲獄地蒸濕徂暑流火之際余所着者尙爲冬月之袍布重以嚴禁力弗能堪惟思古訓格言可益身心如孔顏問答之類者潛玩其精蘊與其氣象以自寬自解覺有得焉忽不知桎梏在躬而忘其身世爲囹圄中之一羸憊囚徒也繫及冬初刑部員外郎錢子洪甫以事下獄錢子余同志舊友也相見甚歡數相語皆崇德切要功夫未嘗以困苦廢忠告蓋恐爲有道者笑也居旬餘日錢子送御史臺擬罪余願有

以爲別錢子曰靜中收攝精神勿使遊放則心體湛一高明廣大可馴致矣古人作聖之功其在此乎別未久錢子復以前事來獄中時御史浦公鉉自巡按吾陝西處上疏救余械繫來京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北司獄中別處一室衆皆洵懼莫敢窺伺惟錢子往候之爲守浦者遮拒未獲與言除日晨旦浦公蒙筥移就予室同加嚴禁公旣傷重弗能語惟聞有呻吟聲衆包之以衾共以手舉寘之余傍居移時始甦余呼以老兄謂之曰老兄固不自愛矣如時政何毅然應之曰今日之舉吾巡按陝西之責之一事也於予

誠無所與予勿復言旣而告余以關中人材風俗之大略及所著全陝政要集過華陰有題華山詩出境上別秦中父老詩皆能爲余誦之有以公事來者遇公甚厚公感其誠意口占七言律以謝之余從容謂公曰吾兩人者地分秦魯相去數千餘里絕跡仕進甘老林下同一志也往年詔起廢官復御史職者惟吾兩人而已未幾皆以言獲罪今日同一桎鎖者則又吾兩人焉事至於此豈偶然耶吾人處世榮樂則心存於榮樂患難則心存於患難於今日之憂困而安順之亦百年中所作之一事也時錢子亦以善處



憂患爲吾兩人慰余旣日夜在側執弟遜禮甚恭遇  
守者或失之粗厲公戒之曰內文明而外柔順處患  
難之道也忽一日公自覺寒熱交攻坐卧弗寧余知  
其刑毒將潰凶之徵也卽夜破一磁盞刺其傷處血  
流弗止公自謂覺少寧息但神益昏潰飲食少進食  
卽嘔出公旣危甚守者見余情狀迫切慮自殺防之  
甚急是夜以鐵索縛余臂聚而守之已而公不語矣  
余執其手哭之甚慟良久公復少蘇問哭者誰也左  
右以余對公曰子無過慟吾死於此命也語畢卒時  
漏下三鼓爲正月初六日子時也余枕屍慟哭徹旦  
未已迄今記及未嘗不流涕也錢子以浦周二子  
歿也其次以浦周二子之事也謂余之痛似可以少  
已焉夫固然矣古之君子得志則道可行於天下不  
得志或亦有以善一方德厚者動而爲世道之益否  
則無往而不損焉今日賢人君子之過雖非我所及  
致亦由我而有之矣非積未誠而動未審歟吾豈  
中懷危蘇蘇焉而爲沲若者耶卽憂困中省愆思咎  
之心誠未已也故述吾獲罪之顛末以自責而自勵  
焉時嘉靖二十二年三月十二日爵書于獄中

續處困記

楊爵自撰

予下獄蒙筮後司官絕余供食日給囚飯予以事  
君命特過於奉承者一時不以生道處予故義不忍  
食時繫獄同屋居有張清者頗尚義氣予得資與共  
食焉既而錢洪甫下獄得自通飲食家人附供食物  
書予姓氏者不聽進乃約以再字別之凡書再某物  
者知其爲寄予物也踰年洪甫出工部員外郎劉子  
煥吾下獄亦如洪甫爲予處之又踰年吏科給事中  
周子順之下獄亦絕其飲食於是予與順之皆依與  
煥吾同飲食乙巳年八月十二日予三人俱蒙 恩  
放歸田里取道於通州張家灣同舟南下至臨清軍

重命擒其使使遽逃匿至是陰令刺客伺公人多爲  
公危者而公屹弗爲動難亦竟弗及也香爐山上夷  
叛合湖貴兩省兵討平之公之贊畫居多在沅再期  
鋤奸祛弊罄竭心力復構書院於明山之麓聚諸生  
爲之講解今南京刑部侍郎周先生克之時以御史  
謫官沅之竹寨驛公禮請爲師暇輒會講士多興起  
已卯更巡武昌黃州會宸濠叛陷九江九江與黃蘄  
接壤倉卒備禦分守者稱病不敢出城而公臺居流  
入蘄蘄吏民方豕駭欲竄公諭戒稍  
埤募民集兵皆越宿而辦黃 每

僅距一水衆謂習虎牙間而  
睨不敢犯境內按堵已而亢旱出禱

武宗南巡供應賞犒之需籌畫周悉聲聞日益起  
然積勤六年而薦剡不一及及是巡按御史毛汝厲  
疏公才節乃擢柳桂兵備副使強賊王廷鑑爲患率  
民兵搗其窠窟悉殲之當道無知者其於事惟盡其  
心而不欲以聞於人類如此壬午冬丁外艱明年春  
會吏部考察旌天下賢能卓異者纔數人公復與焉  
乙酉服闋補臨清兵備稽供應減夫役豪猾屏戢軍  
民安之丁亥春擢山東按察使行之日耄倪泣送滿

度以罪當復繫非君命而禁予自供食者當餓死故  
題詩壁上有願借首陽方丈處藏吾天地一殘軀之  
句比入獄嘗盡日不食司官使告予俟劉周二子來  
處當如舊十一月初二日順之至廠蓋順之得抵家  
拜其母次日卽行煥吾未抵家七十里聞使者先至  
其家繫其弟以行卽趨應捕者順之至廠十一日同  
下錦衣衛南監卽轉鎮撫司是日夜漏將一鼓予困  
於柵鎖見獄戶未闔守者然燈若有所待予度以  
子將至須臾聞步過外有鐵鐐聲旣又獄卒繫  
羣出力叫吼聲響聞數十步索鐵鍊以辱之

震動守者一人坐予傍訝之曰何爲其

耶忽一校者未門內告予以二子使門者

困縛中不怠致寒溫意可以見二公曾次矣煥

之各居一屋皆在予屋後左右南向側門在予屋前

右東向次日天明順之登廁過予屋戶板扇外有柵

向內掩晝常鎖之予不得出乃隔柵與順之相勞苦

予問順之至家得見其母夫人納福否順之惻然悲

傷始予不食囚飯嘗於暗室中誦孟子簞食豆

以自涵蓄至是順之亦不食謂予曰囚飯之令

之食之類也乞人尚不屑而我乃屑之乎予

予由陸路西去九月十一日 上密諭東廠使

予三人是月二十八日使者至予家時予抵家甫十

日卽刻起程十月二十四日至東廠次日蒙旨下鎮

撫司照舊監禁不許怠縱始予以罪下獄時戶部主

事周公天佐及監察御史浦公鉉相繼救予皆以重

笞死獄中旗士蘇宣以東廠使具予言動久囚繫狀

積五日一上奏宣以厚余爲予遭譖下獄笞幾死予

皆別有傳以載其事至是治廠事太監徐府以

事係密傳拘至不宜題本笞八十降南京小

是人情悚懼皆慮禍及於已旣下

具羶履以禦寒者悉奪寘庫

極也獄中繫逮者百餘人見予皆涕

言接者則縮頸斂足左右顧瞻如與境外

通而恐禍出不測也章生勺浙會稽人壬寅年

逮獄與予同屋講周易司官以講讀事不宜外聞於

人乃寘生別屋戒不得與予見予出獄時過生門呼

以相別至是生爲予具飲食使小校者以布裹沙鍋

藏衣襟下朝暮供之獄卒多以患害恐生者生不爲

動則應之曰以此得罪死不恨予密諭生勿發危言

當以貞艱晦默相濟處初予繫過孟津縣謁夷齊祠

然因謂順之曰寧以壁碎石上作羣玉屑安能甘此

侮汚爲全瓦礫耶或以順之與予共約不食蓋所見

偶同實未嘗相約也煥吾曰朝廷旣待我以不灰吾

豈忍以不食而死乎順之曰伯夷伊尹柳下惠不同

道而同歸於仁今日之事各行所志可也司官聞予

二人不食許以煥吾名通飲食旣數日復使告謂冬

久旱上祈雪未應心甚急恐加怒於予三人而許

通飲食則事屬怠縱懼以餘罪相累耳明日

之予應之曰必吾三人者餓死天乃雨雪

繁髯方面從傍聞之怒曰此非人所言

云也順之顧謂予曰此言皆可紀也  
各鎖予三人於冷屋中戒無一人敢相  
往來紛然予三人四壁寂靜兀然獨坐勺水  
不及門章生餽食弗能達生亦奮然不食間以  
使隔柵潛遞之百戶雷聰居近予偶得薄粥食予三  
人獄卒赫然詈叱之卽欲以梃鎖苦聰聰再四謝罪  
始獲免時東廠月以六人日來覘視楊棟國用者孝  
子也其母病棟嘗割股見予三人展轉阻阨嘆曰豈  
可使懷忠義者困迫若此乃往見司官謂 主上仁  
聖於三人者欲其生不欲其死恐未可以非道相加

蕭御史端蒙傳

林大春

蕭御史端蒙者字曰啓嶺南潮人也父曰與成 武  
宗時舉于鄉第一尋舉進士爲翰林院檢討 今上  
卽位稍遷至修撰承務郎以憂去蒙少事父治老蘇  
之學與季父潔俱季父多技能任俠而蒙沈靜有器  
好讀書客過父父使侍食蒙嘗要經而食父怪之客  
故於衆中斥其名陽謾之者盡受之不與校也後舉  
季父下第而蒙與從兄來鳳並薦上春官蒙舉嘉靖  
辛丑進士召試文華殿補翰林庶吉士改御史而從  
兄竟不偶死蒙爲吉士思繼父之業下帷發憤與大

唐書卷之六十五  
梁高拱晉人裴宇同舍恒相讓嘗著論二十餘篇幾  
十萬言光祿大夫少師言見而奇之學成會言免相  
出爲山東道御史御史自抱奇不欲談說諸公又不  
喜銜物以致知者亦少云御史旣失其父業以不世  
其官居常深念然獨伏思御史之職得以循行天下  
糾官邪觀民風以諷勸主上遂慨然有四方之志  
上二十三年有詔詔御史治軍畿內畿內軍多異屯  
而伍往往散沒其勢莫得而齊御史以爲不若以同  
屯同所爲伍休則鱗次而居行則魚麗而陣以庶幾  
古人比閭族黨爲兵之意言上 上從之明年入報

會海內無事

上遣使者分行天下問民所疾苦御

史使貴州貴州蓋夷中地故嘗介諸梁益間無專使  
嘉靖中始置一道然 天子終以爲邈非文物所亦  
略之御史至會有銅平鎮算之寇因上疏請置重臣  
撫綏其地其略曰臣聞鷲鳥索百不如一鶚千夫牧  
羊不如一豎何者勢有所重而權有所專也今貴州  
雖嘗建置撫臣而紀統不一兩省諸司以客相視謀  
篡異同動相牽制一方有事彼此提衡而立此威信  
之所以未廣而疆宇之所以未寧也誠如臣計宜放  
兩廣汀贛故事特設部院大臣一人以專西南之關

貴州  
設撫  
此

自貴州四交之地地無夷險悉以制之吏自川湖雲  
廣諸路兵司而下無賢不肖悉以聽之其調度兵食  
有不用令者許以兵法從事如此則熊羆之師奮死  
而金石之士守官矣此臣所謂長久之計者也先是  
貴州試士皆會于滇南至置本道始得專試然其額  
未廣至是御史迺上書曰臣聞由余夷人也而霸於  
秦相如蜀產也而文於漢故王者之治無外而聖人  
立賢無方今夫盈尺之網不足以羅燕雀而矰繳干  
尋鴻鵠將下之彼其所持者廣也今使貴州之士拘  
於額而不得廣有司因循以爲定制使遠人無所觀

貴州  
增試  
此  
士始

化非所以崇廣聖意厲夷俗也臣愚以爲增之便於  
是 天子皆報曰可爲置重臣及增試士焉明制諸  
所置吏率加意中州至雲貴間多以子郎鬻爵者爲  
之或謫罰去又地遠去者輒經歲時事寢不治於是  
御史奏以宜重郎吏之選又吏有行能秩當遷者請  
自近地移居之繇是名吏稍稍出與中州等明年使  
者代至御史還道病因自免家居間采其鄉之長老  
之言吏治之弊民所隱痛而不能自言者爲代之言  
凡六事以聞 天子方下吏議未行會北虜入寇逼  
近京邑詔下諸道故所免吏有名稱者悉起於是御



史復起爲浙江道御史大司馬列疾議請邊兵入衛制詔遣御史之綏德得精兵三千人賜金若干斤繒若干疋尋遣南行江西江西藩王素驕縱自宸濠反時頗不奉法及宸濠誅稍戢已乃復縱江西自撫制大吏皆斂手而謹事之或與晏遊會御史行縣吏收民間俊秀王麾下剽而奪之辱其長吏於是御史劾王不道捕麾下治之境內肅然自是頗不與大吏撫鎮合矣是年又當鄉試士方鎖院三試之畢院災甚急御史乃亟收諸所所讀試士文數千卷下令曰諸所吏無大小救火者如得士之賞不救者如蔽賢

之罰衆爭赴之火乃滅比較文得士士無遺者御史本收試卷之力也於是御史自劾監臨無狀 上原之諸司得不坐時當代者未至有喪御史復行江西如故蓋先後凡三載江人至今思之二十三年甲寅復命赴闕廷議欲遷御史爲廷尉會病疏未上其冬御史卒御史爲人豐體重步寡言笑然性尚簡朴習勞探知人情循行所至未嘗侈奉輿馬臨眎士民煦煦然誨之不勅至姦宄亦不能藏也所部事無大小必親省決無問寒暑以此吏莫敢欺然卒以勞獲病罷形敝神竟死於此云初御史與某地人某者並居

臺院御史之江西而某入南粵某因諷吏大索御史家數其父罪捕曩與御史同學者季父某某貢如京師入其庶弟某某亾道奔死御史有二弟端賁端升者亦以鄉薦偕計止上下第客吳越間不得歸或以告御史御史曰吾嘗遇吏厚何得至是不聽後御史代還其人尋悔乃檄吏奉幣謁其父及御史吏因謾爲敬伏謝御史御史謙言不敢當終不及前事其後父病而季父潔遙拜光祿署丞以歸吏繼至竟承故吏指捕治之僂辱其家蓋其時御史已死矣贊曰蕭蓋殷微子之後世有聞人唐漢以前故不論論其近

者自宋漳州公而後有潮陽公容州公巡海公程鄉公山西公給舍公以及修撰公至御史蓋十數世矣何其盛哉豈微子之遺烈歟余嘗聞之師大宗伯歐陽文莊公謂御史之行縣邑也有古使臣風余渡江御史過余余觀其狀良然方御史下江西劾藩王諸司望風伏帽豈遽不能絀一吏哉乃竟不爲其亦賢於挾私怨快恩讎者遠矣雖然御史如不死者其志猷可勝量耶

監察御史蒙泉包君節墓志銘

徐階

嘉靖丙午蒙泉包君以侍御謫戍莊浪後三年厥妣楊大孺人卒于家君痛其生之弗能養也疾之弗獲侍也歿之弗克奉以葬也窮晝夜哭泣比卒喪衰經不去體又五年弟侍御吳石繼卒君拊膺號曰誰代我奉時祀者於是哭益悲竟以是得疾歲丙辰六月二十八日卒于戍所年五十一初君生五歲而孤太孺人身教養之勤苦備至及嘉靖壬辰乙未君與吳石接踵舉進士君以東昌推官徵入北臺而吳石中書舍人爲南御史太孺人則已向衰君之按滇還也

將上疏乞侍養會吳石以終養得請太孺人恚曰教子者獨爲身謀不思爲國家用耶君不得已入朝未幾奉命按湖南劾中貴人不法若干事爲所誣構得罪當死 天子憐而活之故君之赴莊浪雖甚危苦未始有不平色其所居頽垣敗屋不蔽風雨而君處之甚安獨以太孺人故悲傷蚤殞謝雖於君爲不幸然亦足以觀忠孝之大節矣君爲人慷慨雋爽口所欲言不顧其人之忤于色心所欲爲不計其身之及于難嘗清戎福建出按滇南鎮守世臣悚然爲君降禮而貪墨之吏望風解印綬以去至湖南先聲所被莫不震疊一時稱真御史者必歸君然君亦以是不見容又無財足以自救其卒也棺殮之費皆出西寧兵備大梁孟淮孟益素與君以意氣相許者也君諱節字元達號蒙泉其先嘉興人曾祖俊贈南京禮部郎中祖鼎與其弟鼎同舉成化戊戌進士官至池州太守父志贅曹涇楊氏君遂占籍華亭領應天鄉薦以起所著有苑詩類選西戍北逮錄通考意抄二十一史意抄釋疑錄湟中稿合若干卷

四川道監察御史嚴君天祥墓表

韓邦奇

嘉靖己酉十一月十九日君卒于京邸既歸葬越明年十二月君弟天祐請表其墓君諱天祥字叔善號雙洲姓嚴氏吾關內馮翊之朝邑人也嚴氏之先唐嚴思善之後思善有大節善推占武后時來周峻法思善獨尚寬平全活者甚衆來周疾之謫交趾後稍遷至著作佐郎兼太史令官至禮部侍郎子向爲鳳翔尹今西原有思善墓祠云父諱堯黼母李孺人君生而靈異穎悟過人八歲能熟誦大學論語卽通其大義十二入縣學歲試兩魁諸生命憲開州劉君珂

有精鑒得君卷曰嚴生國士也於是遠近無不推嚴先生者庚子中陝西鄉試第六刻經義爲士程甲辰登進士授絳縣知縣期年而絳治人知向化野無盜賊素無停積獄幾空虛有兇犯毆傷人股致死者累檢傷股人骨無他君取二股骨察其形色長短新舊不同大訊之兇犯具服蓋吏作受兇犯賄潛以他人枯骨易之寡母告子不孝君廉得母與僧姦狀憐而釋之亦不治母曰子母之際難言也撫按有疑獄輒以付君惟明克允君之治絳也不以刑罰爲威而以廉故不苛而豪滑畏不以賑費爲惠而以靖故不擾而民衆懷不以戒令爲期而以信故不勞而庶績熙而君又敏達勤慎故並其有土厥鄰環三晉而郡縣者七十餘絳縣治行第一撫按共聞于朝戊申徵拜四川道試監察御史明年實授未幾疾作彌留卒遡君生于正德甲戌某月某日卒得年三十有六君性孝友五六歲時每遇美果食必先奉母旣長朝夕惟以承歡父母爲念母病泣跪進食呼天而禱父落一齒持之泣累日嘗因事諫父父怒以履踏其面笑而受之父乃感悟天祐多病飲食湯藥必親嘗之學每有所得必以語天祐居鄉謙謹重法禮鄉人愛之及

爲御史遺書家人曰凡居鄉必順天理合人情毋挾  
勢凌物利已損人行無不利矣絳平陽富邑君三年  
間俸薪外分毫無取去絳時僚屬士民爭以饋進皆  
不受曰取予士人之大節豈以去絳而遷其守乎昔  
兩漢取士以孝廉爲首成周效邦君養恬爲先夷視  
君履居身之珍治絳之美兩無所歉云

山東道監察御史守愚朱公墓志銘 嚴訥

昔在正德辛未甲榜吾邑常熟登第者三人其一爲  
古愚朱公寅至嘉靖甲辰榜吾邑亦三人其一則公  
乃古愚公之子也邑先有重慶守葵軒沈公者爲人  
敦慎富經術而古愚公父慎齋公丙錫其室故古愚  
公之學有師承云而公幼負穎質又淵源於其外大  
父與其父之學也十歲卽能屬文句輒驚人甫成童  
失怙恃則藏修於蘇之何山寺手不停綴口不絕吟  
蓋下帷發憤者歲餘而攜家所蓄書讀之殆遍由邑  
庠入太學每應試士莫能先公大司成陸文裕公以

文鳴一時見公卷旣拔以冠士且嘉賞不置其年遂領鄉薦於順天六上春官以甲科除知山東之昌樂縣昌樂土瘠民窶俗鶩剽劫且孔道交衝結轍旁午似非恂恂儒者所堪也而公以愷悌之心行拊循之政驅游惰禁淫酗督農桑弛征役民所利病一切罷行以其故農狎於野商輯於市卽頑悍之徒亦多化而良矣賓旅載途應以簡易事不稽滯而閭閻不騷暇則簡萃校髦與之講業課稅而甄造之部使者入境旁縣民持牒訟者必請曰願發昌樂令訊鞠卽死不忤蓋境內則絕無訟者凡訟於昌樂者多旁入也部使者揖公進曰吾聞民謠云田有黍苗得無盜盜吾父朱公體天行道爲民牧者顧不當如是邪於是令聞籍籍交相頌焉有詔徵入擢南臺御史巡上江尋丁繼母湯憂服除補山東道御史御史大夫崦山周公民譽也謂公持重使兼攝四道繕印纍纍時執政逐不已附者忽逮治及公廷杖幾薨出判鄭州公不攜家而孑然赴鄭渡濠颺作將覆舟賴反風免人以子方方之其治鄭一如其治昌樂鄭民德之亦不異於昌樂之民會浙中繕兵部使者才公因檄之行鄭父老爭攀轅留公擁衛不得前伺間出城輒復



昇輿入其見愛戀若此公之惠澤深結民心可推也  
遷知遂安縣公亦以治昌樂者治之歲侵民沮山發  
礦格殺官捕其勢張甚將蔓一省部使者檄公剿平  
之公蹙然曰民不聊生計無所出直利此土中錙銖  
度晨夕耳何用煩兵魚肉我赤子且濫及無辜爲乃  
引兵駐山下遣人諭以禍福羣盜於嶺上望見公羅  
列而拜大呼曰仁侯有令吾屬敢不服從衆立解散  
去不復嘯聚而所全活者不可勝紀部使者獎之有  
文以作人武能輯亂之語無何遷叙州府同知初公  
拜臺官念有言責欲亟効謹直而見謂當路掣肘有

未易行其志者則遂有意於卷懷矣旣免喪憚於就  
道同年瞿文懿公艤舟強挾之行公乃指虞山誓曰  
吾不久當考槃此中軒冕外物豈足以累我哉及落  
職倅州則曰此君命也吾豈敢違乃又強往然非  
其好也至是則喟然曰吾業已倦遊吾惡可復蹈嶮  
巖乎哉於是馳還里第稱病不出所親勸之往堅拒  
不聽或乘隙聳踊輒觴以醇酒令勿復聒也所居旁  
有湖山公築臺濬池取可登臨而寄適其間日以圖  
史自娛興至則集賓友暢飲爲樂不更問囂溷事公  
平生恂悞温厚待人色和而禮恭內不設城府而外

亦不修邊幅室中時嘗謁郡守衣不薦繡郡守易之  
後覺而悔謝之公自若也居鄉益朴素無侈靡之飾  
人且不知其有官者不虞人詐不暴人過不嫉人得  
志人卽有犯莞爾容之古愚公清白無好田宅公旣  
仕始漸購之而宦囊虛常從人稱貸公家雖無饒貲  
而好賑人之急嘗爲其外家置祭田以蒸嘗其外祖  
父母而因以時讌會其黨其先世所遺舊居則讓諸  
其同堂之兄視異母弟存愚君不啻如同胞所以保  
護維持之甚篤姊旣適而貧則迎而養之亾妹有孤  
則收而撫之下至臧獲亦莫不煦嫗育之人咸謂公

長者以此世本汴人宋南渡時家於邑之橫瀝 國  
朝有晚翠公杲以學行爲學者所宗生孟章公璽孟  
章公生慎齋公始徙邑城慎齋公則生古愚公仕至  
工部都水司主事娶於鄒以弘治壬戌正月二十六  
日生公木其名子喬其字守愚其自號云

江西道監察御史讓亭沈君楠墓志銘

范應期

君諱楠字汝材自號讓亭子世居武林郡中高祖耕  
樂公忠出贅漳溪丁氏子孫遂爲漳溪里人後東蜀  
公文炳以貢授繁昌訓導仕雖不顯而內行甚備能  
以德誼望于鄉訓導生望雲公天祿望雲公生就堂  
公致和娶唐氏而生君是爲君父就堂公嫻於文詞  
聲名籍甚武林大師涉毛詩以教者必首就堂公而  
就堂公數試有司數不第於潛人禮爲學傳竟死於  
潛當是時君年二十四逆父喪甚哀養母孝人業已

奇之而君少負異才既承家學與胡元靜丁元昇卓  
章甫兄弟爲友其始爲諸生業工甚而兩卓君年少  
才美丁故多圖籍能盡出陳示君益與蒐羅讐校揣  
摩貫穿而爲文以故其業獨精一時名能爲文章者  
咸推避弗敢並年二十八舉嘉靖辛酉浙江鄉試戊  
辰登進士奉使三邊歷三關太行之險慨然有封狼  
居胥意尋授南昌郡李南昌簿牒叢委獄情詭秘君  
防檢旣周聽察尤慎姦欺屏息請謁不行以故幽隱  
畢達人雪覆盆之冤市絕橫罹之辟其最著者郡人  
范某兄弟爭產君用一言感悟和好如初贛州周某  
父子金戍遣君廉其誣立爲昭雪花園鄉故稱盜賊  
役久無功君受牒單騎詣賊賊皆面縛悔罪願釋戈  
歸農君白于部陳者盡解縱之事聞有白金文綺之  
賜君雖法吏以誠長者處官其感化類是大江以右  
部使者撫臣交薦于朝士大夫行過豫章訪爲吏之  
著者必聞南昌之名聲稱翔洽遲以爲法從三載考  
績例得贈父如其官母與妻封贈皆孺人 今上元  
年召爲江西道試御史閱數月拜真譏察四門令嚴  
禁豫寺人門卒皆相戒無犯也君每有論建務持大  
體同臺宿舊多自以爲弗如又二年巡按陝西下車

問民所疾苦延見藩臬諸大寮諮以吏治失得及部  
中豪不法政事所宜廢舉興廉屏墨威暴澤枯君且  
詢且行孳孳若弗逮又閔延綏兵馬入衛之疲勞遼  
薊苑馬寺芻餉之煩苦西安鳳翔漢中三郡分辦花  
馬池鹽課之利害方欲條上方略請行之而君既以  
觸暑西征焦勞卽事行部諸郡邑埋輪攬轡風稜凜  
如而君且劬瘁骨立未及上而疾大作矣削疏引告  
待命耀州竟以是卒士民相與悲傷之櫬發關中關  
中人白衣冠而送者如堵皆緣道哭泣夾車轂頓足  
嗟嘆焉君爲人孝友疎節而廉于財遠聲利如臧喪  
父食貧事母唐孺人曲盡志物撫諸弟宗族有恩與  
人交無少長賢不肖咸盡其心絕口不垂傳人過失  
其篤厚如此生嘉靖甲午卒萬曆乙亥年僅四十有

二

御史徐公鳴鶴傳

祀志

徐鳴鶴字子齡生而奇偉卓犖弱冠連試于有司皆第一嘉靖壬子舉于鄉七上春官然後第蓋隆慶辛未也授屯留令屯留土瘠而民怠吏胥多乾沒爲姦公至一切絜法以提衡之矧然一新撫摩貧民無所不至會以憂去民皆樹碑頌德爲生祠以志不忘服除補棗強公知棗強非屯留比乃更與百姓相安於無事未幾復大治尋擢四川道監察御史按宣大所部有不法者悉窮其狀吏民靡不情服貪污望風而解是時邊郵多故公亟陳邊政十款疏上 天子褒

嘉之居恒指麾邊事犁然皆當窾緊雲谷之人倚爲  
長城是時子元已登進士爲吳江令公每于家報中  
無它長語惟以清耐二字貽之尋以病歸久之拜山  
東道監察御史巡福建中道以疾舉而還是時其子  
亦拜陝西道監察御史父子同朝蓋希邁云臺使者  
爲表其里以榮之公存心正大一毫不肯假借然坦  
率無城府故人皆樂于觀近生平好施予掩骼埋胔  
若或不及至今鄉間愛慕不忘相率爲祠于西關外  
與黃公并祀云

爲民御史胡公濬傳

王世貞

萬曆初一御史上書言事忤 旨奪職歸而曰吾編  
氓也卽自稱吳氓云旣病劇而謂其友人曰死幸呼  
我爲民御史友人者王叔承也於是叔承草爲民御  
史狀而屬余傳之爲民御史者胡濬字原荆世爲常  
之無錫人其先有儒行而隱耕獨其王父良佩與父  
贈御史君觀隱酒贈君之與伯兄暨兄之子皆天於  
是胡有三節婦而君之母封孺人闕獨以明淑稱甚  
愛君而誨束之君少穎秀所授書輒誦弱冠補邑諸  
生娶於浦後封如闕浦有母而婺亦來依君君雖爲

諸生負僑聲然家以食四婺故貧卽闕姑婦拮据理  
生不能給而婺之長者趙數責甘毳於闕君乃行館  
已氏束脩之美得少緡錢時時佐趙共又不給君泣  
呼天曰柰何闕室長者共又獨勞母心耶然君益不  
廢學遂舉鄉薦成進士矣會有詔選庶吉士讀中秘  
書人以謂君君笑曰庶吉士文弗及程出而給事御  
史令課吏高等則入而給事御史吾文而出乎將以  
吏入乎等耳令能得於民勝於是通州進士顧某意  
與君合曰且以試筆札費沽酒共醉耳君之謁選得  
永豐令初蒞令而吏白解舍敕當治君笑謂治費云

何立召工而授之算率減十九有構訟者君按情重  
輕麗法而小寬之顧購得其主文者誚曰汝筭訟之  
利而不筭訟之害也以三木囊其頸匝月曰盡此曹  
庭梢空矣邑多薦紳大夫君抑之不使食齊民而造  
請酬酢必以禮當受賦君必投謁謝謂令不敢以法  
加賢者顧諸公之謂何諸公人人悅輸恐後也客過  
邑故爲恠衣冠抵掌甚口君陽過從與語得其狀立  
抉其妄出諸境有誚君胡草草者君笑弗答也客尋  
用宿駟盜事發他邑君乃曰盜而衣冠吾不失之彼  
衣冠而盜將柰我何君爲令七月而丁母闕憂去官



士民遮擁不得去立生祠祀之時有成御史薦諸朝且曰七月薦非例也能取諸三載以加七月者誰乎服除補安福令滿歲入覲僅數舍而裝竭貸故人得二十金乃成行所報謝諸公取成禮而已人亦無敢望之君之治安福其操舍大率倣治永豐而加以文彩安福薦紳大夫不啻倍屣至燕中城巷其交口譽君若一而君聞不懌曰吾得之安福薦紳大夫聲甚不若嚮者永豐得之耆老女孺色也尚書以尺一召君試監察御史君試御史治東城戚畹縷綺家惴惴相戒毋犯君琅璫而君所上書有所侵中貴人語報聞君每朝中貴人輒目攝之曰是悍御史耶小遲我曹當見魚肉而紅星犯禁垣君時已得按遼左乃上書言事事頗及 宮壺君大約謂 天子方幼冲慈寧能攝之欲以彤史見忠而中貴人指摘有所譏切幾麗大辟輔臣宛曲解救乃削籍罷爲民君從戶部給繻出跨一驢都門客爭勞之曰御史也而民雖然真御史哉一中貴人沃之酒以好罽衫強被君背曰毋謂我曹無人卽從君死不難也公之爲諸生固已任俠赴人之急甚於已而自御史罷歸其自喜爲俠益甚諸微時有德於君者君弗忘也君所爲德於

人及以事見君卻者君如弗有已監司守令嚴重君  
干旄溢委巷間居不能一一報謝而所覲弗當意或  
面責之又數數爲戚故驛寬滯寬徃役聽者外奪君  
勉爲解去然其中不無少望諸受君恩愕意外且無  
可復償姑秘之而傍伺窺覲者有所請而君不能盡  
應則持君蹟以修毀君夷然弗屑也君故宦薄而又  
喜俠不能無挫產顧其於倫常愈篤母闕歿而存嫠  
者姆趙丘嫠錢所以事之如闕會浦孺人有怠色君  
不獲已乃若示廢箸者而歲入額米五十石以共二  
嫠卽亡歲亡廢也妹適李生而天有一女母女者君

謂嫂錢姑女之及長嫁女如已女李生實君時時賜  
之稍不給則以詈報君君好謂卽詈我我必以賜報  
君旣用宗戚故見寔而至於客則心好苟一技名當  
君者亦折節兄事之舍館傳餐侍酒竟夕不倦其所  
尤善卽叔承舍中兒每謂人吾見主君猶嘻嘻見王  
郎自色粟也君素趨輕饒膂力嘗道晉陵醉後舟出  
觀白龍橫墮水且濡矣忽矯起蹈空上觀者數百人  
咸異之君爲御史而顧生以覲入與君飲適掉臂曰  
吾臂任御史君躍而立顧生臂曰御史足定何如令  
臂嘗與客游匡廬秦餘諸山客方飲山陟睥睨間君

已獨身取問道陵巉岩而登箭闕握凍雪下勞客矣  
君歸而於吳越諸名勝靡所不究梅時玄墓菊時婁  
江桃花時蟠螭芙蓉時西湖木時青山葛仙井楊梅  
時光福櫻桃時北固山以至太湖月錢塘潮虞山拂  
水吳淞海探不陽善卷張公諸洞弔泰伯延陵春申  
伍胥范蠡要離伯鸞遺跡陟龍池岩觀虎鬪金山呼  
鼈食及網鱗魚作鱠間手採菠薐薺甲石耳茺羹俎  
佐飲若惠山梁溪園則几席之矣君所適母問主其  
上耳君名逢迎恐後卽無論主其舍人子圃丁煮茗  
焚香前擁曰我公來耶君亦袖緡錢勞之以至城門

候卽丙夜懸筦待日稍遲立我公則俗矣君以好客  
故益窘益貸責責家不忍迫之而君亦不忍負乃別  
從姻故起責責端無窮而產遂大挫計無所復之則  
沾托酒與肉以至竟歿君歿時僅四十有六也其罷  
御史以民稱者八年天下旣高君之節而始疑君者  
徐察君之秉介不食私而終信之日夜冀公復召用  
而御史李學顏以疏薦君俛得罪用是薦者沮止然  
君絕不以爲意君讀書好涉獵大義弗肯竟其爲文  
詞雋朗饒意趣書法亦道逸所著有采真集若干卷  
王子曰叔承之狀君垂萬言其什八在俠十二在政

行夫俠者季劇之流閭里雄耳烏足以名胡君叔承  
又言君喜佛事當歿之前數日與陳氏子度胡橋遇  
鶻衣僧胸前垂綉八卦囊以梵字一赫蹏授君曰視  
之君笑弗視曰吾事去矣視何爲僧亦笑竟去曰不  
視亦得歿之未一月而有胡僧持枇杷石一鸚鵡羸  
一寘柩前諷唄移時去竟莫可踪跡也客遊惠山泉  
亭者遙見君幅巾行咏入黃公礪恠之曰吾聞胡君  
病今乃已耶則君之前沒一日也噫亦異矣吾聞之  
夫子不語恠然徵之君鄉人而信故記之夫以君之  
慷慨論天下大體得意外以終歿天下能情之及不  
能舉其語尤可嘆也然以君之邁奇証或幽或顯淺  
者又烏能倪也

胡御史濬傳

馮時可

公名濬字原荆世無錫人自少陵夸倨虐意不偶一  
世爲里人詆毀稍自禊肅舉嘉靖乙丑進士推擇令  
永豐永豐民善訟公購得其計議主名嚴治不少貸  
踰月庭常空無人居七月丁母闋孺人憂服闋補安  
福令其操舍倣永豐而稍輔以術居久之譽藉藉起  
公間不懌曰我向以循吏吏而茲以老吏吏也召拜  
御史疏論諸侍中鮒入鯁出六爲政蠹宜加裁抑交

戟間目攝公矣會紅星犯禁垣公以爲天子當陽  
四方是則宜謹關雎之治令女史進彤管兩宮鑑別  
衷辟譬之雞壘豕苓可以引年不嫌早畜推此意具  
言之語不無過坐觸禁罷爲民公得旨跨一驢出  
春明而監門闔以白罽披公背贖以千錢曰公言所  
難言慎自愛行且賜環矣姑納是酒貲夫負意氣者  
我曹寧無人而獨甲乙諸公翩翩耶問其姓名笑而  
不荅公歸里監司守令過公者遇之頗矜豪率任當  
意欲往報則坐藍輿亟報下門下客伺公醉輒  
感額言某所治獄寃某人至傾家公聞而肝

衡奮鬚屢及堂皇立白之當路事解客受謝公聞  
不責也荆石王公知其事因舉觴壽公言曰嗟原荆  
御史言事職耳君子知盛名難居則務却之君不  
有拂主名居之難矣却之尤難每見先朝言事  
臣其賢者恠其衣冠以盛自負而小智者旋其面日  
以苟自容皆吾所不取嗟原荆居名母及傲却名母  
及濟而後可以免公領之然請見有司言事如故曰  
吾豈能自同寒蟬第無染指足矣夫避小嫌而不與  
人排患解紛者淺丈夫也吾不忍與人排患解紛而  
有取者商賈行也吾不屑有司或嗷喏與公不相能

則數數乘酒狂語侵之有司忿至曰我何難治是白  
眼兒因以毀於監司諸公自是干旄希至矣公甚困  
則徜徉山澤以自解慰江南奇蹟屐齒無所不徧矯  
矯霞舉濟勝之具恒自過人與山人王叔承善叔承  
工詞嘗以示公公却曰惡用是脉脉吞吞爲哉大塊  
噫而萬籟鳴貴自然耳爲文若詩衝口恣吻自足玩  
諷然多悲壯激烈以洩其不平人或稱之直臣則曰  
謂我豪士若酒人可謂我直臣我敢有是名萬曆己  
卯哭伯母過哀病歿橐無銖金踰時始斂人更目公  
廉士云

河南道監察御史南濱陳君墓志

余繼登

陳君諱登雲字從龍別號南濱順德府唐山縣人萬  
曆丙子舉于鄉明年丁丑成進士與予同籍予始識  
君於疇人中見其論議慷慨有烈士夫風謂此少年  
英氣耳徐叩其中則古今善敗犁然畢具下筆滾滾  
數千言可立就問何以能爾君曰吾少病痞百療罔  
效爲家大人憂竊自念痞者否也可以通否惟窮理  
乎因下惟日發諸載籍讀之更無他念蓋二載而病  
如失遂有今日予笑曰固不聞書能療疾君旣以此  
治身矣今漸服官可以此治人乎君亦笑曰吾志也

誓必不負予壯其言戊寅除鄢陵令君至鄢見細民苦於豪強文法舞於奸吏冗費無節賦役不均田野荒蕪學校頽廢河水爲患流亡載塗嘆曰此一邑之病也首黜積後數十人捕所謂五虎者置之法躬履畝畝度境內田爲三等賦役以是爲差變大班坐月爲會銀歲所省以若干計令訟者得以墾田贖罪所墾歲百餘頃爲建屋宇置器具牛種以招復業者來者旣衆復教種植桑榆益其生業洪溝青泥諸河爲扶溝所壅歲溢爲災卽力爭於部使者卒令隣封毋得壅激而河患頓息斥俸餘捐贖鍰新學宮給學田

興除之外一意以教化爲務癸未拜監察御史君爲御史初按遼左次按晉後按中州按遼時適當大閔上罷遣大臣以屬君君爲悉心稽覈條上安攘十事而其所特疏者在議賞功之異大畧言首功之賞給發不時貧軍不能枵腹以待不得不鬻之富人富人挾其貲以冒功累級多貴至叅遊者此其人力不能禦敵智不能謀虜而冒濫名器混淆體統役占軍士糜費俸給邊鎮之蠹無大於此在晉在中州值歲大饑晉人猶以木皮草根雜土爲食中州則父食子夫食妻以人爲市以鴈糞爲糧矣君皇皇然爲請蠲請

賑請弛山澤之禁請借留都之儲 天子手其疏惻  
然動念爲發帑金數十萬以至官闈寮案咸捐俸佐  
之而君亦自清贖金得萬三千爲郡邑糴本至今爲  
豫人利益遼左之冒功如人有痼疾牢不可破而晉  
與中州則譬人病尪羸奄奄待盡非急扶其元氣不  
可復生故君先其要者如此若夫約已率屬激濁揚  
清則君之丰裁嘗有餘勇不能殫紀矣君居西室先  
後侍經筵監會試上 司吏筦京畿壯懷直氣霜肅風  
行左 必言有言 如疏論陸象宰羅宗伯徐罔  
卿 都諫鄭戚畹 所不敢言 旨予謂君立朝以

正直忠厚爲本茲不太甚乎君曰不見吾冠乎觸邪  
吾職也若事關宗社吾知而不言則吾痞將復作矣  
矣豈必機穿之間斧鉞之下能成人哉君獨立行一  
意大率若此信陽王太史素不識君見其祈天永命  
疏嗟嗟嘆賞謂爲隆萬以來奏章第一忌君者爭欲  
甘心於君而 主上明聖竟無微譴加君者君幾滿  
九載推少京兆廷尉丞俱不報君度不爲世所容卽  
以假自劾歸君所居當孔道行李往來慕君名多就  
問者君雖抱疾猶喜肅客每語及時事意有所不可  
輒不勝憤至強起坐榻上語刺刺不能休以是病轉



增子嘗貽書戒之而不能從也久之遂卒是萬曆丁酉六月距生嘉靖庚戌七月年四十有八君將大有所樹立而有志未就竟鬱鬱以歿蓋君之少也痞在一身通塞之權自己操之故塞者能通而君病已君之仕也痞在世道通塞之權不自己操之故塞者卒不能通而君病歿狀謂君憂國憂民歿而後已信哉

浙江道監察御史雷公士禎墓志

孫鏞

當萬曆壬午歲天下藉甚稱雷御史也於時權相某者病憤憤矣其黨不自安其謀所以自固思代相者少宗伯某楚人也次可及其黨曰某乃以鼻食者何爲有無又謀將以權相子一人繼之而兩子方爲史官不得躡數等以進日夜相顧無策於是代爲權相疏薦相六人公私參焉而某公者素和柔多可且近衰謝其黨以爲易制因置諸首乘權相未絕時上之而內有閹尹爲之主時見相二人蒲州吳縣比命下則某邑公儼然居吳縣上矣滿朝詫愕其黨遺所

知書曰某旦夕卽去某不足忌某邑公當國大師如存耳彼喋喋而咕咕如吾黨何某某謂二見相也自矜滿如此是時吾國柱拜御史甫三日卽上封事極言某不堪相狀權相猶在牀闌尹持疏不下人人爲國柱危比權相訃聞 旨乃下若曰某係故相某首薦御史何撫往事爲說不罷某亦不罪國柱若兩解而天下已知 上意所向矣時有以書抵京者曰比見白麻無不駭耳洞心得柱後彈事旨下無深語衆稍安耳其爲人倚重如此然彼黨爲謀日益甚擬徧以私人布要地共執政柄若將盡天下之人才易置之所在四五爲儔屏人密語氣焰甚閃爍更熾於故相在日胥徒輿隸皆停筆佇足以待命賴 天子明聖二三鉅公持之其謀不行尋敗白簡崛起高墻隼紛紛落如風蕩葉某公亦罷有少宰某者彼黨魁卽造謀代故相疏者也以國柱有前疏甚忌之或傳將有疏刺焉惶懼使人吐欵求免然國柱實無疏也或謂流言業如此疑終難釋不若卽遂之國柱曰不然我知彼奸不能先事舉因問乃發不直卽應之曰固無疏也某甚喜乃更申欵曰得無蹂躪幸甚然今衆口方煽願終無言沒齒不敢忘德國柱曰我言官也

言由我不言曰我適者本未有疏故不欺汝雖然可  
要切乎或謂既不擊何不婉言示德國柱不從然亦  
竟無言也是時彼勢已敗言之者皆有功不難於言  
而其卑辭來也他人答之不苦則甘國柱直道而行  
不襲善不沽德出彼爲名高者數倍上矣受命巡  
漕巡漕者督諸運舟其過淮過洪皆有期往任此者  
率嚴督促或廣偵伺甚或身微行以察之然猶後期  
國柱約法簡易人便之顧更先期大司徒亟稱之在  
丹徒中濕因病又聞韓孺人訃遂請告歸巡漕近設  
其經費金無幾又爲先事者預支什二三國柱儉於

用此事竣猶餘半焉直指報命所薦吏率有謝金至  
武吏則以爲非士流人無從知卽晝金猶暮夜焉率  
納之國柱一切拒絕至有持金尾至家者竟不受也  
此卽致餽者告余者也國柱三十登進士初仕爲太  
常博士博士不治事職捧祝板詣上前其理劇者  
乃在典簿會典簿缺國柱署事會計精密寺猾袖手  
又大搜往牒作太常考八卷凡禮樂儀數燦然備至  
今賴焉 九陵祭器壞議修之國柱偕禮工兩主事  
往中使欲因以爲奸利聚累年祭器如山積曰是俱  
當修二主事色難之則曰明年上謁陵問器所

由敝卽以監修名對耳兩主事愕然國柱徐覲牲匣有九因折之曰太常共一物 陵殿用一器此 陵三少牢耳餘六安用之中使語塞姑請倍修國柱遂簿正祭器所省蓋不貲云其爲御史以博士選也此歸疾尋愈竟不復出惟以讀書爲業間授生徒或勸之仕不應戊子十月遘痰疾危而復蘇己丑十月六日痰復作竟卒距生嘉靖乙巳正月四日得年四十五耳傷哉國柱初諱士煌後改士禎朝邑人居新市鎮高祖遜生景瑞景瑞生寬寬生贈監察御史南河公世濟娶南大司馬韓恭簡公女生國柱恭簡公諱

邦奇當代名臣也國柱早慧五歲通算法六歲就塾師學卽知所授書大義爲同學兒誦之恭簡公甚愛重常置左右楊忠愍公繼盛恭簡公門下士也言事謫狄道尉入關謁恭簡公國柱甫八歲從旁竊視意恣恣歎慕比夫謂恭簡公曰客凜凜異人哉爲士者不當爾耶恭簡公益奇之語門人張明傳曰此兒必以諫顯第恐傷於激無益吾老不及見矣子異日盍以吾意語之後國柱自巡漕還北地至通州又欲有所彈射友人以義論之遂止是時國是初更好事者爭求多焉會蒲州遘難去一二慮及者倡說不根人

心搖動然豺虎已除么麼數輩狐潛兔匿不久自散去急之則異說蠶出且持正論者或未必正言愈多是非益淆不如靜也人皆以言重國柱余獨以不言重國柱以其能不言知鄉者之言非動於名也恭簡公可無恨矣

河南道監察御史益軒姚公三讓墓志

邢侗

公姚姓三讓名厥字崇謙益軒其別號也先世由太原榆社奉詔北徙占永年諱士遷實公高祖四傳而為處士儼即公父封文林翁封翁天資樸厚世延為施予里有義門姚氏稱而公生異發夢于封翁云夢為關壯繆與我戰北而痕頷已公墮地痕頷宛然也久之借璣乃滅稍長從叔父學穎悟絕倫十歲嫻為制舉文駸駸令上又數年為嘉靖壬戌吳興潘公以督學試拔置文學弟子弟一屢試不再屈指聲振膠

庠間萬曆癸酉舉于鄉連第進士踰年用次得祁門令抵舍壽二親旋以板輿之邸蓋身率婦子僅飯脫粟而奉親則極旨甘公治披誠盡下不樂爲鉤棘祁人亦安公坦易獷悍化之若苾芻之翹陽光也歎民怙勢將嫁絲絹稅于同郡五邑民四邑操挺起矣祁觀釁而動公亟諭之謂有令在必不忍而曹代歎民且譟能已稅乎祁以令故靡所譁卸率之四邑扞文罔而祁獨按堵稅竟以不坐一時上下服公恬鎮足屬大事隱然具公輔望矣三載上績父母以下受四勅如制又二歲公及于徵矣值母孺人棄養倉皇扶柩歸邑民攀號如喪厥妣枳其車三日不得行已相與醱金建祠勒石紀事他以常食位祀公者千家矣癸未服闋拜山東道監察御史乙酉出按三河饒周視鹺池劑量池勢高下元潦別爲塍畦翻車以時轉運不令亢乾潦淖莫可孰誰猶夫土炭低昂屬諸造化而以吾陰陽反移之鹺乃大有秋于是三河不至割裂方幅爲長蘆倍公之力焉丁亥出按陝值歲大侵公一意荒政發賑勸貸迄無餘術至感神示者石爲糗糧石爛可噉也奏石丁朝舉朝咤異謂公誠感公按部務持大體不爲毛屑然所至不寒而粟卽

諸王國人各屏氣相下曰毋觸吾驄馬姚公他可知矣垂已于事而竣用倦劇移疾歸歸數載未嘗以片謁抵郡邑門郡邑闇管不識驄馬姚公何狀諸守相令長無不凜凜于姚公甚者辛卯起補浙江道出按應天諸郡所轄隸強半公所舊耳目地一切虧除興建風裁之外佐以陽和然至郡大吏有所憑依骫法則又露章糾舉畧不假毫釐人相指謂曰此其爲真御史邪及報命肺疾忽作又驟聞封翁疾疾置以歸尚及扶持未幾罹于大故哀毀踰恒丙申服闋猶委頓不能北會臺檄屢至不得已趣駕入臺補河南道

掌道事用職掌清理軍政拾遺疏中多冒時所諱尹爲政公遂不能一日安于其位矣于時直言見訕南北省臺幾空無人先是權璫煽焰立貴顯人同年某氏風公往詣之公曰七尺之軀與三尺之輿孰重君且休矣聞者咋指高之公晚居林麓杜門掃軌卽密戚執友無故不一面遇婚喪可哀憐事則不恡傾橐期于得當而後已擇地營兩塾羣諸子弟延師誨之不倦奏疏剴切及他文爾雅稿多逸去亦見公生平任質不銜云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六目錄

南道御史

張金陵

蔣誼

龔大有

王宗茂

陸崑

金忠

蔣欽

陳傑

于有年

王萬祚

古虞陳 字 宇

吳興茅元儀 校

錢塘徐象樸 梓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六

南道御史

監察御史張先生金陵墓表

倪謙

承翰張先生有用世之雄才而弗究厥施以歿此世  
之人所以共惜之也惜其人則必求其志節之懿而  
表著之斯不徒惜矣先生諱金陵姓張氏字承翰以  
字行世居吉水文昌鄉西團生而氣質警敏不凡九  
歲就學讀書過目成誦作詩對輒有奇句攻舉子業  
師逸功倍先生長者皆器異之比長長身美髯丰度  
英爽音如洪鐘言動磊落頎然偉丈夫也宣德壬子

中順天府鄉試明年中會試乙榜當外補召試內庭  
與梁粲等十數人同被留俾冠帶進學成均蓋養成  
其材將大用之也凡遇瑞應慶賀必製詩賦以進輒  
蒙賜賚正統改元仍中會試乙榜以母老就職得授  
應天府訓導在任以師道自重樂於啟迪親之者懽  
然若挹春風瞻霽月也先生善屬文援筆立就作詩  
歌藻思清逸論者以太白樂天擬之一時文價大振  
求之者屢接外戶時總戎襄城伯李公尚書損齋黃  
公南齋魏公深相推重恒延訪之乙丑秩滿被選理  
刑內臺踰年拜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激揚清濁風  
裁峻然都御史周銓所爲不法會同官劾之或有危  
之者曰吾用盡吾職耳他非所卹也尋果爲銓黨所  
排左遷柳州雷塘驛丞銓亦竟死於獄安遠侯柳公  
總戎廣西以象州屢爲猺獞侵擾民無寧居會藩臬  
重臣議起先生署州事先生爲立信設法揭榜撫諭  
猺獞解散民遂生業景泰甲戌上計京師藩臬方交  
章薦知太平府事遽以母喪去官矣遂歸家守制先  
生舊有背疽疾已愈比服闋復發竟不治卒春秋五  
十有六所著有南京文稿吟稿人瑞軒集藏於家父  
伯穎號勿齋舉進士累官翰林脩撰先生爲人豁達

豪邁坦易無城府與人交傾倒盡底裏樂周人急  
千金不惜人有患難必極力拯救之事親篤孝愛待  
宗族鄉黨有恩義先生在京校謙在弟子列深辱獎  
許今不可作矣仰惟厚德曷勝永嘸峻來京師泣謂  
予曰先君之墓已有僉憲王公銘之矣然懸絳之石  
未有文以刻敢以屬子謙於先生無能爲役則揭德  
振潛當效執筆第媿文辭蕪陋弗克揄揚而義又弗  
容讓也乃爲之表

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麗水金公忠墓志銘

李東陽

成化己亥閏十月七日金君尚義卒于遼陽君金姓  
諱忠字尚義處州麗水人乾州知州諱善之曾孫封  
文林郎監察御史諱叔度之孫雲南按察僉事致仕  
諱愷之子今開封府知府致仕尚德之弟少從按察  
公宦遊廣東甫就學輒棄去商販蘇松間年二十見  
其兄舉進士復奮就學補雲和縣學生數年應貢升  
國子生天順壬午舉鄉薦甲申登進士第會修英  
廟實錄奉詔往應天太平寧國徽州諸府採錄事蹟

還簡試御史事于南京丙戌拜貴州道御史未上聞  
按察公喪歸又喪母高宜人哀毀踰禮庚寅服闋上  
京師卽上疏陳三事皆人不敢言者復除南京直星  
變復具疏將上言愈切開封君作東甌童子篇遺之  
乃止巡上江抵南康諸府法尚嚴肅沿江諸司各置  
紙牌籍兵尅期更相考覈俾往來江上無虛日盜不  
敢肆監南京內帑諸衛倉及象馬諸草場吏卒轉相  
戒曰勿犯金御史攝雲南江西山東三道事劾大臣  
不任者一人三載考績道得鼻衄至南京移疾不視  
事因圖爲去計會臺檄遣巡盜蘇松諸郡君辭不往

都御史胡公敦勸之而行人謂君法太重執不變有  
爲君所按者誣君事以奏遂逮捕君君聞命以妻子  
屬其友陳御史直大曰吾不免矣自往就逮入錦衣  
衛詔獄獄成特命戍遼東三萬衛君談笑就道意慨  
慷如也時至遼杜門謝客有達官問所欲君謝曰此  
正某平生所不敢爲者居六年病卒時諸子皆不在  
側家人以冠帶服君君已不能言但搖首至再易深  
衣乃一領而絕年四十有八君性剛斷負才氣見義  
無所讓同邑進士吳榮卒貧不能舉君合賻治葬又  
贈所粥田若干畝遺其家貢御史壁道死君具棺斂

歸其喪南京致賻以行遼有兄弟相仇者君諭第辟  
兄及貧急又賙之所著在官有甕天稿三卷在遼有  
東甌童子吟稿三卷廣惠集方一卷藏于家初祺方  
娶十日聞父難亟來赴及君被謫兩上疏乞代父戍  
不得自歸遼遼自爲狀述君事甚悉鳴治嘗謂予曰  
尚我有子矣

監察御史蔣公誼傳

陳鎬

蔣誼字宜誼別號未齋又號石屋居士晚號憨翁自  
少穎拔書過目成誦八歲時鄉長老試以詩有青天  
閣雨雲歸岫紫氣乘龍水入江之句咸以爲奇旣長  
從翰林劉士選先生學凡經傳子史星曆圖志百家  
之書罔不旁通爲詩文援筆立就成化乙酉領鄉薦  
明年登進士授杭州府推官廉公秉法先是於潛昌  
化二大姓爭山地百餘頃累歲莫決官以賅敗者十  
三人臺憲以委之遂斷其地餘官徵利歲損民賦錢  
若干萬尋丁外艱居喪守禮服闋改紹興丁內艱服

闕改金華以治行卓異行取授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嘗按鳳陽諸郡風清弊絕值歲旱星變合同列疏時政缺失及劾大臣不職者多見采納在京諸司殿最例屬河南道考覈力振紀綱不少假貸爲戶部郎中谷至愚所訟繫獄久之丁未秋 今上登極肆赦旣出以疾卒年僅四十有九平生嗜學公退手不釋卷所著有經緯文衡續宋論紀竹石屋間鈔吹呖餘音慙翁新錄凡四十五卷太常陳師召先生銘其墓曰豐其畜弗暢其施胡宰物者之不可知然立言足以不朽奚必位台鼎而壽期願予銘其墓

以紆士大夫之悲

前御史蔣欽

實錄

光祿寺少卿蔣欽蘇州府常熟人

武宗朝爲南京

陝西道御史同官任諾等劾逆瑾擅權亂政被逮下錦衣衛拷訊諾等氣沮而欽獨抗言不屈卒拷死瑾誅贈光祿寺少卿嘉靖五年 上允言官請命所在立祠祀之而廕其子浣入監嘉靖十八年十月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陳蕙復以祭葬請特命給之

南京監察御史蔣欽字子修有剛直名正德初元偕同官十三人上疏論時事方夜屬草燈下聞筐篋間鬼聲戢戢子修自念此疏一上且掇奇禍彼鳴者將

非吾先人之靈念覆後胤欲以尼吾事乎因起視曰  
儻是吾祖宗何不厲聲告我言未畢聲四振於壁子  
修嘆曰吾業已委身義不得顧私使緘默負國爲先  
人羞亦均於不孝矣因奮筆曰死卽死耳不可易也  
聲遂止疏上與同官皆坐逮被杖創甚諸人或迎醫  
飲藥子修獨曰吾得死所矣竟不療治而卒天下傷  
之子修吾蘇之常熟人弘治丙辰進士

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澗松龔公大有墓志銘

王以旂

公諱大有字士謙別號澗松其先江西人宋宣慰使  
諱陸三者從高宗南渡道出毘陵卜居梅塘里數傳  
入國朝爲望族諱銘可者爲縣簿卒於官其妻石氏  
奏乞驛傳歸櫬表其里門曰龔巷至今故官資給疑  
昉於此諱衡可者爲山東費縣令生二子孚采采卽  
公之高祖也曾大父諱禮洪大父諱瑛有丈夫子二  
人長諱詵是爲公父邁德懋學領成化丙午鄉薦累  
科弗第齋志以歿公自少穎敏不羣服膺庭訓年十

六入試場屋補郡庠廩生與諸弟大邦大用大倫大  
稔爭相濯磨譽隆吳下公首登第筮仕巖邑惠政宜  
人強梗從化屢被觀風者旌薦擢任南臺巡視倉場  
照刷光祿文卷剗剔姦弊殆盡歲己卯奉勅江西清  
戎道聞宸濠不軌地方諸臣尚未奏報公卽飛章具  
達朝廷始得正名討賊 武廟有龔御史何如人之  
問尋罷清戎還南臺益共乃事權姦江彬從吏 先  
帝南巡駐驂留都政厖情遏人心洶洶公憂廢寢食  
倡謀合臺固請回鑾又欲以笏擊姦邪不果人多壯  
之庚辰復奉勅清理屯政舊田多爲豪強漁獵聞公  
下車悉首正莫敢隱匿由是怨興謗生辛巳夏例當  
考察坐謫去任公拂衣徑歸曰吾年已逾知命安能  
以筋力爲人盈縮懇乞原官致仕詔特許之獎恬退  
也欣然家居日課耕讀暇則拉二三朋舊尋幽探勝  
嘯詠酣暢絕口不言世故或勸其出任輒不應微曰  
吾將留不盡者以遺吾子孫耳性好儉約自奉未嘗  
過豐拳拳戒子孫勿以奢敗尤喜講學見姻族子姓  
質美可進者輒命題呈稿親加點竄略無倦容以故  
士多成材公弟大倫中壬午鄉試從弟大稔登辛巳  
進士官至憲僉雖俱已卽世然公教在家庭尚駸駸



未已也嘉靖丙申以疾卒春秋七十

南京湖廣道御史陳傑傳

柯維騏

陳傑字國英號方巖世居金橋曾祖瓊廣信府推官  
祖讚父曰漸俱教諭傑登正德戊辰進士授景寧縣  
知縣潔已惠民民咸戴之有巨猾陳盪怙富武斷爲  
鄉蠹傑置之法盪行賄上司誣傑于理闔縣父老奔  
走號訴至願爲侯死郡守劉斐率僚屬誓同時掛寇  
去盪竟坐誣而傑得白還任甲戌徵拜南京湖廣道  
監察御史景寧人爲樹去思碑塑生祠祀之時王陽  
明講學南都傑從之遊嘗奉差遣部內不肖吏雖善  
結援管護無倖免者其語諸生曰辨義利審真僞斯

爲聖賢實學彼科舉特筌蹄耳所奏若干疏皆切時務旣滿考念父暮齡遂疏病歸養踰年父卒送終盡禮旣葬猶廬于墓經時乃返事庶母撫二庶弟咸盡誠服食糲淡行里中不假輿無書抵公府姻族亦不敢以貨干履規道矩蓋持之終身家居凡九年卒得年僅五十有六陽明嘗稱其篤信好學高潔自守其不誣矣藩臬知之者爲營葬督學潘瓚爲題其墓曰孝廉先生巡按聶豹施山先後疏請依御史陳茂烈例旌表弗果行

御史王公宗茂傳

胡直

王宗茂字時育其先曲阜人當元末有仕德安路總管者遂留家京山宗茂幼聰慧有殊質登丁未進士初授行人司行人奉使祭葬魯府封晉府晉南京廣東道御史是時大學士嚴嵩在相位日久縱子世蕃賣官鬻爵賂遺珍玩四面而至連引阿黨布列要津朝政濁亂軍民困窮灾害並至公時在南道上疏數嚴嵩罪惡有云嵩本以邪媚諂諛之徒濟以寡廉鮮耻之行陛下入其術中致位極人臣久持國柄凡有奏請多資其判決一應陟降間出其周全雖係三

尺之孫亦霑一命 陛下待之無以加矣固宜靖共爾職用酬殊遇尚懼至德之莫報也乃根蒂盤固氣焰熏灼作威作福一無忌憚以總貨爲長策以彌縫爲嘉猷備縉紳之所惡以爲智巧冒往昔之所戒以爲行能求通萬國寃含九地引用奸邪以爲羽翼大小臣工半出其門使中外唾罵人神怨恫雖唐之楊國忠宋之秦檜嵩將大有甚焉如吏部者銓選黜陟之司也嵩撓吏部之權則每選額要二十員名州判一百兩通判五百兩天下名區聽其揀擇自州判而上以至二司雖間多恬退而奔競其門者每年生日不分遠近皆來稱壽折段銀皆百兩有餘該部非不知其柄之顯移也一不從則禍立至孰肯犯其怒耶兵部者將帥邊陲之管也嵩撓兵部之權則每選亦額要十餘員名管事指揮三百兩都指揮五百兩三之要地不計匪人自指揮而上以至總兵雖不無安靜而感其私恩者至於歲時皆來叩頭果價或至千金該部非不知職之不專也一不從則禍立至誰敢當其鋒耶卽二部而諸部皆然臣獨舉二部者例其餘耳此嵩誤負之罪一也如應天府監生滕應表借刀琛銀五百兩充爲饋送除廣東德慶州判官未及

到任物故此債尚未償完至今告追不息臨江府富豪游桂三逃罪來京潛住考功司員外郎萬家私宅一月用銀二千餘兩家恃鄉曲親百計求免家既由賂而能脫人則由賂而能官人可知卽今外官之陞不必稽其器能察其勞考但視禮物之豐菲書疏之疎密是以端方之士或不得爲 陛下之用矣此嵩誤負之罪二也如已酉年因人論劾自分莫逃欲潛般家屬回籍其財物不暇殫述但聞治裝之時有一家人請檢點金銀器皿紀入庫之數前列數十卓嵩坐於後愈出愈奇惟見卓之前增椅之後退也有一

門官竊視其間云法藍金銀美人高二尺五寸許者并金銀溺器狼籍卓下皆雲南之物遠集於此不知陛下宮中亦有此器否耶此嵩誤負之罪三也如袁州府分宜宜春等縣其膏腴田產投獻地宅不遑悉數聞相府之後別置庫室皆積石五間下鑿一丈三尺旁砌大石上布堅板盈室皆積石灰云內皆珍寶金銀器物其成錠金銀并賞賜銀兩猶不在是此其深藏貽遠竭盡心力以此而謀國何不臧之有此嵩誤負之罪四也如所蓄家人五百餘名并袁州所屬皆冒伊親名色絡繹水陸其供應舡隻馬匹月無虛

時少有遲緩卽細打需索雞犬不寧小民無由申  
官司不敢阻當雖運糧舡亦讓其先過至於開壩  
舟無不被害卽今徐淮地方驛門盡閉過客有關文  
者惟在門樓垂繩上下蓋懼狼僕鄉里之擾也此嵩  
誤負之罪五也如 陛下所食大官滋味不過數品  
天下臣民無不知之蓋不極玉食以費天下也嵩除  
陛下賞賜膳盒之外凡窮海之腊極陸之毛絕域之  
所產罔不畢至以供宴飲是九夷四方之待嵩有甚  
於 陛下也謂國家之事皆由於彼也此嵩誤負之  
罪六也如往年虜犯京畿正主憂臣懼之日臥薪嘗  
膽之時嵩不惟漫無禦備之策尚有乘時之索謠云  
虜寇在門前宰相還要錢雖北狄亦聞之可謂國有  
人乎都人兒童審聞其黷貨病國之久亦爲謠曰介  
溪介溪好不知幾禍福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  
遲蓋嵩積惡貫盈負恩賣國不能假手於 陛下而  
但願假手於上天也爲人臣子致人怨惡之極無可  
柰何而求乞降災於天其惡可想已此嵩誤負之罪  
七也如 陛下近因邊鄙多事太倉空虛雖各處王  
府苟有羨積亦奉表輸納以助軍需蓋臣子之分所  
宜爾也王府於 陛下有骨肉之親嵩於 陛下有

股肱之託若存一毫愛國之心當不知何如爲裕國謀矣而乃因 陛下不信人言縱欲谿壑自爲編修以迄於今聚類養惡凡爲乾兒子三十有餘臣不敢毛舉若尹耕梁紹儒之類則其已敗露者也卽其已敗露者如此而未敗露者可知此皆衣冠之盜獸心之人其狐因城貴鼠憑社黠肆毒稔害不可勝述夫富貴者人主之操柄而嵩之能貴人富人如此則其柄不由於 陛下矣此嵩誤負之罪八也嵩之欺天罔人雖汗南山之竹不足以紀其惡蘇張之口不能以言其詳而其尤大彰明較著痛恨太息於天下者

茲其梗槩耳臣惟

陛下臨御以來吏稱其職民安

其業海內殷富四海向風何至邇年百物虛耗軍民窮困南征北伐殆無寧歲乎蓋天下之所恃以久安長治者財也兵也不才之文官以賂而出其門則剝民脂膏去百而求償其千去千而求償其萬黎民幾何而不困不才之武官以賂而出其門則侵漁芻糧或支不及其時或散常非其數軍士安得而不弱積漸至今天下之民竭其地之出不足以勝其求殫其廬之入不足以免其禍征誅之酷筭及鷄豚嗟怨之聲徹於蒼昊以公家之賦稅有常數而私門之苞苴

無休時也不然則臣前所謂數十卓之器皿五間庫之深藏豈神輸鬼運哉官斂之民而又納之於嵩也嵩之授受若固有之不甚愛惜不知箠楚之苦膏血之剝一路之哭向隅之悲儻 陛下聞之亦不能不愴然動心矣臣惟邇者各處地震由臣下專權之徵也而所謂專權者寧有出於嵩之右者乎 陛下用嵩將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而至於傷天地之和招怪異之至何取於嵩而信任之哉臣聞 陛下帑藏不足支諸邊五年之費而嵩之積蓄可以贍諸邊數年之需是不惟孔子所謂富於周公而且富於 陛

下矣夫 陛下以四海爲富豈真不如嵩哉蓋 陛下積而有施而嵩獨積於無用祗見其多而爲害之甚耳 陛下與其爲賈官鬻爵之令以助邊用盍去此蠹財惑衆之臣以全國之元氣乎臣又聞數年以來忠諫之士敢怒而不敢言者由嵩交結足以售其姦陰險足以肆其毒未爲朝陽之鳳卽爲立仗之馬不爲廷杖之鬼則爲遐徼之卒苟有身家之念孰肯犯大難之端爲此無用之言以賈必死之慘哉是以卷舌而長吁結氣而有待也臣爲行人時每聞臣庶言及切齒腐心久矣彼以尚非言責思懼出位邇蒙

擢用待罪南臺幸厠當言之例遭遇受言之君既知  
姦慝復爲緘默則臣尸位素餐之罪旣不可逭而國  
家言官之置不如刻木爲人而列之朝且無食祿之  
費矣臣非不知嵩日薄西山暴虐無幾然一日業乎  
其官則一日流毒於民 陛下爲三皇五帝之隆而  
容此共工驩兜之屬以月恒日升之聖而矐此朝不  
謀夕之姦臣不知天下後世將以陛下爲何如主也  
臣非不知儉人無才不足以動人主一爲所動非疎  
逃之臣未孚之言所能勝也然進言在臣聽言在君  
不敢逆睹其不聽而不進也臣非不知左右前後皆

嵩腹心一言浸潤密啟妄瀆刀鋸伏焉臣亦盡其言  
職耳其他不暇顧也臣父母垂老妻子俱少非不知  
承歡膝下樂其妻孥之爲快也臣死之後父母失養  
妻子零丁孤苦有甚於天下臣民罹嵩之害者然時  
事至此殊非太平之象將爲戎馬之場臣且舉家焚  
燎自經林木有甚於失養孤苦者此時若用微臣之  
言猶爲不遠之復則臣之父母妻子享安寧之福有  
甚於臣之生矣臣以一死而易天下之治父母妻子  
之安顧不爲歟夫嵩之血氣旣衰愈得而愈無厭者  
嵩能持之入地下乎爲後計也臣亦人也寧無計後



之心而犯陛下之怒欲去必不可去之姦以取必不可生之辱雖後亦不遑計者良以世受恩榮作養之遠每欲捐軀以報 陛下之知遇復敢畏死而當言不言也哉臣犬馬之誠誓不復綴班行之後以累平明之治伏乞俯鑒臣言將嵩速賜罷黜以謝 陛下并究臣不當訐大臣之罪以謝嵩則臣隣幸甚天下幸甚再照吏部爲百官之長四司爲衡鑑之公衡不平則輕重殺鑑不空則妍媸溷尤不可使一壬人廁乎其間者也宋旣以奔競而爲中書復假權勢而入吏部玩法干紀肆行無忌中外金帛悉歸其家以嵩之奸佞欺負而宋又以邪僻濟之則寵賂之彰國家之敗臣不知其所終矣况頃朝覲在邇冠裳咸集似此壬人儉夫必善潛要詐索尤不可以一日居乎其位以妨賢哲之路者也伏乞勅下該部并將萬家亟爲罷斥別選正人以充斯任庶名器不濫而官箴以肅奸慝用懲而蠻方可邊矣臣感激於衷不識忌諱冒昧上言疏入謫平陽縣縣丞尋丁父憂還四十二年卒今奉詔卹錄贈光祿寺少卿

南京廣東道御史贈光祿寺少卿虹塘王君墓

志銘

王世貞

余之京山蓋有御史王宗茂墓云而王君之墓木材  
矣而猶未有志若銘其子玉泣而請曰以有待也蓋  
手狀而授余夫微狀余固知王君當君之試爲御史  
也在嘉靖中而相嵩方貴幸以其子世蕃恫喝中外  
百司挾其賄巨萬虜闖入至都門外而相嵩賄益甚  
乃郎中學詩御史錦以後先論嵩逮褫職王君奮上  
書擿嵩誤國負主八大罪罪皆有指是時 上不能  
無動而外難相嵩顧召當制大臣諭且薄君罪得爲  
溫之平陽丞白君謫而相嵩益盛至出人主上而其  
子世蕃益用事嵩柄爲奪諸論嵩父子而逮者非死  
則亦戍禍加慘於君矣君之丞平陽務爲精勤稱職  
不少見遷人態而其所辨誣良民爲島寇導者三十  
餘人卽上官爲君屈君又厲禁其棄女者居半載而  
全女口二千餘女長冒君姓或以君舊官爲小名俄  
丁母郝夫人憂歸是時君父布政公橋領廣右伯重  
於朝嵩以君故甘心焉罷歸君內哀傷郝夫人而外  
恭養布政公進而晨暮夔夔奉食不敢以瘠見也退  
而哽咽幾絕者數四布政公老且病深居咄嗒時時  
及出處不能無嗛君謹俟其解而後雜他懽端以薦  
久之布政公亦竟不起君自是摧毀無復意人聞矣

天子尋用御史言斥相嵩戍其子而君以哀憤積成疾卒相嵩罷與子戍卽君卒之日而君竟不及知也當屬續語不及私唯曰 上活我無以報 上恩煩某從子玉前泣請訣君正色曰卽某不肖而終兒女子手耶手揮扇自若頃之日遂瞑君卒之三載而上僂相嵩子籍其家嵩寄食民舍以死然外尚諱君直不爲旌而至 穆宗初始下制褒贈君光祿寺少卿少卿五品法不得予葬祭諸視君而加慘其生存者暴起至九列而見法者賜諡錄一子春秋祠祀勿絕君獨寥寥至今也夫君不愛死論劾相嵩反復以身

爲喻甚哲獨能動人主以薄譴而至嵩籍金寶玉異遇天府按君疏若簿亾不酬然不能回人主之惡而爲好天之獨薄君以謫疑若爲君厚者然不令君一快志於相嵩之敗又不令從諸君子與觀昌大之會而至褒卹之典去諸君子歿者又倍徙也嗚呼天人之際固難言哉君生貌寢善談笑與人處爽朗無他腸所爲詩文援筆立就善騎射於書靡所不窺然略知其指弗肯竟舉於鄉凡五上春官輒不利矻矻不少阻最後成進士爲行人使魯晉二國却其餽御史南京僅三月丞平陽倍之人呼爲青天王或太平王

而於其行泣而送者溢道路奉布政公指撫教其弟俱成立布政公素嚴難事即君已五十餘猶宛然孺慕也唯王氏之先代有聞人布政公與其弟太僕公格俱以直道自致為時名臣至君而加顯矣君字時育別號虹塘山人其生以正德辛未卒以嘉靖壬戌春秋五十有二王子曰余讀隆慶初考功令而惜之御史業已驗若著蔡而胡匱匱一五品為壅閼明主湛恩也且夫旌諫臣宜第事可否不宜獨第禍雖然所以為御史足矣何所事此是宜銘銘曰

時汝志而復全之疇庸汝言而使汝不及知疇汝報而僅止於斯天耶人兮嗚呼意嗟

文林郎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前渚于公有年

墓志銘

于慎行

于公諱有年字時泰前渚其別號也上世萊掖邑人國初以趙衛間被兵空虛徙海上大姓實之曾祖常遷臨清之梨園屯家焉是生祖通通生父魯先娶潘繼杜生公公少有穎資而器度凝重不妄笑語識者嚴之嘉靖甲子舉山東省試隆慶戊辰成進士授揚州府推官以內艱去起補常州又以外艱去起補懷慶凡滿六年考使者奏公治行疏二十餘上矣萬曆庚辰召拜南臺御史公為人風格雋爽才識絕羣而

心地坦夷不爲城府其任理官決疑亭法務在審慎所讞稱平其時政令嚴切郡國奉行率務撓虔取名相高以尅核而公爲法吏從直指按部獨用平恕寬和無所侵冤權相制政宵人附離者爭招延海內士以植私黨士亦多趨走之公獨不爲私謁以是僅得南臺時論重焉巡視京營及鳳陽等倉簡練將卒嚴覈出納具有成效前後所條疏十餘皆關大計其要在馬政初江北諸省民間畜馬歲課其息息不中程更買以賦後稍取直輸太僕而令養母馬自若民間苦之公請諸省各計一歲中賦馬之數定其直

與道里費算入租稅徵而使太僕歲數見馬以多少裁其本折須馬則吏代買卽取其直輒以所徵輸入民間養母馬盡斥賣罷除之無有所與上嘉其策行焉江陵旣敗有執法大臣某故常私比爲奸利而與後政有連衆雖指目之未敢發也公毅然具疏劾大臣某當罷狀有旨譙公以非所宜言大臣某亦遂去矣武林兵變公疏畫綏輯事宜大指在解網肆赦無治脇從部如其言以覈屬有星變陳天人感應之際災異所繇其說甚具爲御史五年聲猷日著諸公交譽之屬有脾疾不能自力告歸以萬曆丁亥卒距

生嘉靖乙未得年五十二歲公居家廉儉服食器用無所修飾其在里閭屏去御從與諸生父老遊如平生歡值歲不登糴穀百石以贍里人內外宗黨貧者爲買田分給多或數十畝少亦十餘畝間左或欲流亾輒慰止振貸之里人德焉公平生修潔冲和恬於聲利處已當官踈踈有繩矩而外不爲邊幅可謂有道仁人矣位不盡材年不酬德天寧可問乎哉予讀史東海于公治獄多陰德子孫貴顯封侯傳世于宗率出東海公豈繼延平而興者邪毋論三爲司理所平反不可計卽馬政一疏江北河山之間所保全細民家室以千萬數豈特一獄吏之仁哉吾識於此俟公之昌後考焉

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陸公崑墓表

呂柟

君諱崑字如玉姓陸氏湖州歸安叢桂坊人也父震仕爲廬州知府配毛氏實生君在姪七月稟受甚弱比長氣宇清瑩疆直過人爲諸生篤志儒業不間寒暑及父母偕亡毀瘠骨立悲感里閭時三弟崧嵩崗年並少家亦就圯君與其配童孺人竭力拮据撫育諸弟咸令就學比弱冠皆與授室遂偕季嵩鄉會二試同登前列君旣謁授直隸清豐縣知縣乃益力行所學効諸政理鸞鳳柔良鷹鷂暴悍各稱其施三年

考績監司交薦至厯璽書有愷悌臨民清嚴律已之  
褒而考妣二人亦獲追贈矣已而擢南京河南道監  
察御史適 孝皇下詔求言遂條陳十有二事皆閔  
切時政不詭於經多見采納正德丁卯間逆瑾恣橫  
流毒縉紳君上疏列其奸狀逮下詔獄乃得釋未幾  
追理前事復就逮加杖放歸田里庚午八月瑾旣伏  
誅詔復原職致仕遂隱居衡山遷居處玉屏徜徉山  
水矢口不談世事及今 上初政詔下錄用會有阻  
者弗果召君材高學博有志體國雖在泉石間猶請  
正禮樂竟格弗行嘗自撰擴記曰生平好義重禮忠  
介孝友處家行已俱有矩度接物待人洞見表裏但  
嫉惡太甚齟齬于時其一時名公鉅卿如鄒公軒陳  
公仁王公守仁諸賢或稱其練達敏銳或期其進於  
聖賢不遠嗟乎使君獲大展所蘊其樹立當未可量  
乃竟齋志以死不亦可傷哉



王二固侍御傳

郭一鶚

王公諱萬祚字君錫號二固浙台州臨海人公生而色黧體貌樸古氣骨稜厲爲諸生時治經術有聲尤長于詩脩身潔行若而年睹公面者僉以異日鐵面柱史期之乙未釋褐筮仕太平當塗令甫至先問大姓主名爲邑積患者得若干人悉法治之諸豪有力爲之屏息至革羨耗以防積猾之侵漁嚴保甲以杜濱江之竊發諸所劈畫迄于今爲當塗永賴服闕補河南汝陽敷政肅法令門以內米清門以外春盎亦若令當塗時惟是汝陽重災後公單車問民疾苦爲

請命兩臺盡緩得已額征一切起運難緩者尤悉心  
調停慰撫民咸感激勇於公賦怯於私鬪卽中州窩  
訪徒黨甚盛公廉訪得實不少寬假于是習姦者如  
距斯脫公用治廉平不苛聞以異等授南京福建道  
御史所至風節矯矯彈劾不避時貴痛斥自設藩籬  
中人每疏上南北爭傳疏至疊疊百千言而公忠憤  
肝膽猶若有未盡吐何骯髒甚也巡城城治姦人至  
引避相戒謂勿犯鐵面王領差下江一奉 璽書從  
事先訪治巨室豪門得一二羣不逞者懲以法綽有  
理輸風采云至犯而纖猥者直置不問江表益用澄

清差甫報竣而公逝矣惜哉未究公之大用也其  
良有司暨學使者素欽風節旋舉公俎豆郡邑庠間  
予予一人奉祀青衿益徵士論之公所著有留都疏  
草及詩樹瓢鳴行於世

王二固侍御疏稿序

黃汝亨

余于古人中每慕汲長孺寇萊公趙清獻包孝肅一  
輩人我明如海忠介龐中丞庶幾匹之而今乃得吾  
年友二固王子王子性忠鯁赤心鐵面自徵拜爲留  
都侍御史其夜之所思晝之所爲無念不以除殃席  
善鋤姦匡正安社稷保生靈爲汲汲亾論繡斧所指

有埋輪破柱歛手避驄之風裁而值此薦紳比肩共戴之朝至于水火其形玄黃其血士大夫弱者噤口庸者歧足巧者如黃悍者如鷲賢者仰屋浩嘆如飄風疾雨之至而王子獨立敢言率先衆正一無所回顧南中清議所出盈庭之訟眎爲輕重王子一出人人亾不降色輸心奉爲九鼎者今其疏稿若干章具在也素所蓄積畢之靖獻而經術世務洞然胸中足以稱志展筆讀其辭披瀝心血百折九迴若惟恐其言之不暢事之罔濟者不知者嫌其過于憤激而其

中則無爲而爲豈惟爵祿不入于心卽一切非譽禍福置之度外真古所稱準繩之官直方其道者已者謂王子浩氣嶽立天必長永其年以砥柱中朝益樹鴻鉅之業奈何令人死也王子在南中婦人小子皆呼之爲閻羅士君子稱之爲龍圖老子其歿也悲痛嘆息之聲自負販而冠蓋如出一口歿之前一日猶據座批案皆地方要切事旣歿吾輩入哭于時寒風臘雪猶以敝焦紗爲帷所覆布被陳絮而已橐中如洗至無以爲棺斂同官周汪諸公檢其贖鍰餘餉則已先期悉括其數下郡縣令買穀貯庾備賑濟以報嗟乎王子介至此乎如此而有言豈肯尸位

筆含垢揚清又豈區區以小忠小廉買名聲于朝而  
盡言以翹人過者同日語哉嗚呼王子殆以汲寇趙  
包諸公之直節而摠賈生蘇明允之文采所謂千載  
上人凜凜猶有生氣者王子不死矣王子兩爲令有  
德政所作詩英辭勁骨詞人所不及彙在別集不具  
論云

一

